



08211

長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

劄子

上成馬帥論屯軍

某讀吳志至漢居許而吳都鄂傳于魏則徙金陵得孫氏之所爲廢興從而知仲謀之本志武昌古鄂縣也其地四達襟帶江淮許蔡中陳相望五百里而近絕江以北莫捷此途襲以輕兵信宿可至以斯謀許誠無濟矣漢祚移而鼎國分武昌密爾于魏郟建鄴之徙端在于斯今之江南舊爲吳地以錢塘爲都邑則衢信洪撫爲之衝鄉來金人南牧之兵掩自武昌南渡是時鄂州兵十三萬聞而躡之已不能及自縣之西有馬橋湖四十里武昌有變救之實難北望黃州去淮纔四百里淮流可涉絕無關津毀拆黃民之居以爲牌筏順流而下不勞舟楫而通今議不此之虞徒益兵于江夏江夏背山阻水漢陽以北背陂湖以進則難無往而可萬一虜人渡漢由閒道以襲豫章不數日而下江西因進軍以傾衢信吾軍悉在其後寧不爲都邑慮乎江夏之屯乃雷飛所以制湖賊西臨襄漢阻水實多進退江淮以全制虜之後取道神速遠不逮於武昌吳蜀之衝固已無急于此東晉之世陶侃都督江南其治在于武昌足以明其險要某官按行邊徼在所當言某備數長官不敢不告僭越之罪死不致逃雷軍以屯惟太尉命

與宋守論屯田利害

某准牒備奉朝旨措置屯田事宜縣令卑官固論議所不及咨詢所不到惟當遵稟成算以卽事功不當可否其間上評國論然而愚者千慮小已未能一得思欲退就循默則恐私少害多無補公私失箴規官守之意內愧無益不



薛浪語集卷二十

若言而不用故敢輒以小見仰進一言竊意議者之及于屯田蓋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觀其利而未覩其害是故及此言也今夫國家之務莫重于軍會飛芻輓粟率百戶而奉一軍散軍就田所耕足以贍眾軍無惰卒國無勞民此歷古屯田之利趙充國諸葛亮之所賴以成功者至于曠騎民兵之辨則恐議者有所未達且亮充國所將之卒類皆調之于民使民就田何所不可曠騎則四方遊手不堪田畝之事僥求逸便是以從軍習擊刺于射場尙苦其事歐之吠畝慮非所長獲利而共享之彼將猶有所憚專有其利必非樂爲賤吏家居嘗識田里之故上農數口婦子畢耕不能數十畝田力猶不足一卒營五十畝其何以堪且古之所以屯田多緣宿兵塞上饜饋不給姑卽弃地耕之所求便事寬民非以爲利不過自足軍用省饋運之勞不聞悉使之耕倍爲程督使能墾地如許寧能弃鄉井而隸籍于軍又況國之屯田本緣捍禦爾臨今求闢地利不兩全自然阨塞無田可耕固非要害散之則不可復聚聚之則奔命徒勞一往于田不可復教積年閱習一日廢之流移之民僅能復業良田便于水利固已耕耨于中環以屯田寧不爭利便民則軍無可耕之地擾之則民必流亾在今少少營田其害已見侵漁豪奪之事無日無之重以屯田民有流移而已況本縣介居大冶身能強挽之雷屯田之兵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政立而待尙或見之言利之臣恐未嘗過計及此第觀漢蜀用之以濟思不及于蕭銑南唐墨守一隅未知其可也先伯考之經略湖外實代王彥守邊聞彥使二十將卒營田潰者十有八將茲某耳目之所接惟執事明處而熟圖之堂下之言未足深過

上宣諭汪中丞書

某聞強國以人作人以氣士氣振而眾材用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利雄傑狙詐皆得而用則其國家靡不振不然反是明詰保身而已所與爲國非小人而誰哉自非上知之人安有不化理亂之判由此而決國家承祖宗積累之厚教化之美涵養士氣作成人材嘉祐元祐之間名士輩出一時之盛可以追配唐虞唐漢以還未足倫擬黨錮之過賢知放逐趨時之士媿媿相競二宮播越職此之由紹興始元皇上恢祖宗之略士氣稍奮江東以興權臣柄朝媚賢醜正岳侯之死世絕功名之望趙張之放人莫敢有賢德四方士氣至于今索然今日朝廷視祖宗爲何似是知士氣振者國必盛士氣索則人心亦從而衰其誰爲之在時政之所行已爾今天下文武之士知氣節者誰

薛浪語集卷二十

三

歟居官以謹正爲村剛方謂之暴露脂韋循默以爲官樣得體貪婪狠愎世且才之天下滔滔安于邪行誣蒙苟且上下相承郡縣朝堂會爲一律論至于此而求士氣之振邦家之興不戛乎難哉卒有意外之虞士安所習孰肯實其官體倣其村暴捐軀效命以爲社稷之衛易其妻子祿位素心之所保乎縱有斯志其中無有徒爲強死何補于事夫爲待敵之計所務乎盛氣而已求盛而不作日爲循縮之計氣不振下將愒然而休以圖恢復之功固未知其或可也執事以名德繫人望以忠信結主知綜轄臺綱大明國論朝廷爲之一正姦回爲之膽落今持節以護諸將眞裴度征淮西舉也中興聖業當由此致而區區之所爲執事慮者不在乎敵之強大而患吾氣之猶索也執事居今之世行古之道施諸首政必也動人耶正昭明會與前

反氣無有不振人無有不奮則功何有不就是執事所優爲者端不俟小夫之論至于朝廷公輔未聞廟勝之略邊鄙之將或恐長城斯壞士卒云惰民久告勞風化所行人無一懷固志者以求免復之效是由鬪而身旣刑而爭途豈直不能且速敗而成憤振而起之莫如自進道途之論謂旦暮且將有幽岐之舉士氣散散禦侮其誰行畱之間何所不有公卿弗球爭臣弗言杞人之憂寧得不過繩愆糾繆真執事之事也弛張國勢繫于一言讜論回天士氣增壯人人有鄉功之志則賢者不敢隱其竿勇者不敢愛其力太平可指日而俟夫何有于寇讎康宣中興之臣蓋用此道令身任天下之重非執事其誰宜爲惟執事奮其精忠以身爲天下倡始則士氣亦從而靡安有不亡之寇此先務也惟執事急焉某位卑言高死罪死罪

論屯戍

薛浪語集卷二十

四

某伏觀朝廷經制邊防使成馬軍益戍夏口單見寡聞深所未喻採之巷議爲有二說或謂虜謀沔鄂欲以爲田開府助或云有失眾之將且使并將之軍夫代將則免之何至興動師旅虜圖沔鄂軍不足用邪質之人情皆不足聽井蛙之見猶不以增戍爲然大夏口之兵岳侯所用以奮擊于匈奴中者猶是人也何不伸于今日況兩軍不相統一且罇生其間一卻一前何以待敵夏口古雖控扼然已緩于武昌武昌乃吳建都而王敦陶侃溫嶠庾亮之所爲督府者其地襟帶江河依阻湖山左控廬淝右連襄漢陳許蔣蔡倚其後洪撫衢信當其前南北二途有如繩直自淮徂浙不能二十餘舍胡人南牧嘗出此以襲豫章千里江淮信宿而至鄂雖有眾不復可追前事之不忘後事

之元龜也武昌夏口尚有一湖之限黃州南渡斯須而至武昌筏黃之廬奚假舟楫縱吾軍躡其後擊適致敵人于死地質今驗古要害甚明夏口南陵大山三方阻水漢陽以北限隔陂湖達于應城凡數百里信陽之北始際邊隅可以自安難以應變其西雖有漢口窮冬涸而不通沙口出于陽羅實爲江漢之會陽羅在黃西數十里舊爲推場捷徑蔡之新息道分爲二而南黃與陽羅正當其會亂江而渡武昌居兩道之衝宿兵武昌艤舟樊港放求古迹分軍江北而屯之以守則堅以攻則速以觀夏口端若井中釋此不圖未知其可某官道周今古于此固當深知遯豕野芹不敢不獻一夫愚見惟執事擇焉

論民力

某鯁生晚進安知國體然嘗侍諸父官守得接士夫餘論

薛浪語集卷二十

五

竊聞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爲國勞民未有能固其國者今茲假令東鄂獲親民事到任之始適當多事之秋竊祿曠官僅能書考可以贏民千有餘戶當兵荒水旱之餘大治戰船治屯營于荆渚林木盡伐役且餘年上沂江流將二千里方幸少休數月民獲治其私家俄被軍書夏口有屯營之役基葦未立旋令迎候大軍犇命疲勞不勝其弊不知繼此之後果然奈何湖右之民況又非浙江比一錢粒粟即名稅戶尚不供仰倉俯育之費何有于官比年以來虛乏甚矣謂朝廷待敵之計莫若愛撫邊民使其民願爲我氓安有不濟今日之事反爲先困邊民困而流離何所不至昔南唐以屯田之役侵擾淮南周師南征民或負芻迎奉今之科擾有甚屯田愚瞽之心未知其可惟某官至誠體國循問重湖荆襄之民引領以承德意嘉謨啓沃莫

急告勞冒獻誓言惟所裁擇

諭賊盜

某復有職事仰瀆台嚴謹按圖經本縣南北凡七百里爲鄉十二南唐之季析三鄉縣大冶大冶爲縣實處縣中本縣九鄉遂分爲二故縣有西鄉有南鄉南鄉壤地最廣當本縣三之二隔越大冶縣界百有餘里有金牛鎮居南五鄉之會建炎之後廢不置官其地蓋古綠林西接江夏之新市西北湖水南抵武寧其東永興相去極遠凡數百里無一官司比年廢罷摧場茶寇于此出沒五鄉殆亡聊賴今已數年某到官之初盜賊尙未止息顧巡尉皆在邑緩急知之已難況又無人莫可追捕姑令團聚保伍少爲隄防雖寇盜稍衰而鄰邑多受其弊究其所以乃戍兵營田其閒不逞之民託名佃戶爲之淵藪豪奪成風挾軍爲姦縣不得制承平無事尙爾縱橫過此以還恐爲害有不可勝言者某竊見本縣弓兵之額舊管八十餘人兵火以來才及強半苟分此數就招南鄉之民置尉金牛俾兼本鎮烟火公事則村民有所赴愬南鄉爲有官司所費既不甚多可不煩民而辦庶幾人知畏憚政道可行民得少安亦銷盜之一術也自非大御持節本道難以申明故某不辟嚴誅敢有所請建明置尉以安百里之民使盜賊不至公行則執事之賜也

上胡舍人書

某間之盛名之下爲難居天下之望爲難副蓋士有名斯有德有德斯有望名望所在至德存焉無其德而有其名是竊名者也名者天下之美器造物者之所靳也有其德而名從之猶恐無以充天下之望盜名孤望安有不殆者

乎執事窮聖學之源奮百世之下名德之重非一日矣戊午之疏欲取奸臣而梟之女子童兒至今傳誦廉頑立懦可以風乎百世之後所謂氣充天地名光日月其所以得天下之望者豈徒然哉皇上付執事以國書班執事以法從任寄之意夫豈無自而然邪上下之情其所望于執事者可謂至矣執事以身任天下之重宜必有以處之今天下倒懸矣上策莫如自治而自治之道非小人之所及也觀乎邊鄙則蕩而無備問其糧餉則匱而不給外有強梁不測之虜日窺覷而弗制四郊多壘必有當任其辱者不思自治之道而論遂及于和和固多端然不自強則和不在我則將靡事不爲而敵人得以制其命矣虜固貪頑無義之國我之虛實已盡知之而又示弱以和且哀鳴而請命未見顏色固將先事而爲之無厭之求必將縱于我矣

薛浪語集卷二十

七

一辭其請則和不可就舉從其命必將有所不給及有所不給則彼辭直而動順吾圍不固其將何以拒之然則今日之和是爲坐困之策謀謨之際尤不可以不審也以思不肖之見求之人情保國之計和不若守守禦備具則和議可成和議可成守之必固雖然守禦備矣紀綱立矣和戰在我又何敵之畏乎彼寡謀肉食之人烏知國之深慮議和之始未嘗不爲善後之說所謀一遂則將歌頌太平文飾禮樂居身周公之地以天下爲弗復事矣善後之說不亦虛乎昧前日之所爲則其情狀自見如其詳盡則非繁言之所能及也伏自執事返國天下之人誰不拭目以望延頸以俟皆曰執事守先王之道其將正國而以福天下乎寥寥無間疑必有所待也今國家之事勢斷可知矣以爲中原不可復得強虜不可復破則先王之道遂爲無

用而天下無可治之理此直自欺之論如曰國恥必雪國讎必報此萬世不易之論而不可以遽成者知上策之自治則恢復之計在其中矣釋此而爲和議又將輕舉而妄發和之不就尚可僥倖而存或至于成則國命從此傾矣安危之計無此爲急天下循名而求實執事固人望之所由歸也直前論辨必有非外廷所得聞者一言決安危之機用副人望之所屬以全名而保德則此舉其時矣昔賈誼劉蕡以治安之策陳于漢唐之朝志不克伸至今遺恨于天下執事戊午之疏固已書之大典著之人寰劉賈之言執事蓋全而有矣今日之事志復可伸如倡言以爲天下先則天下猶有可爲之理寘而弗論或始論而中輟則天下之望萬世之名亦有時而替矣賈劉之論從可謂之空言惟執事審圖之爾某狂生小子不知國論之所定痛念先人不容于和親之際抱志以歿見父之執則思父道之所在以父之道求父之執不敢不以全名保德副生民之所望屬于執事者之說陳于執事之前冀見之誠先人之志蓋于此焉見矣惟執事先生財察幸甚甚

擬上宰執書

某不肖學無能得于古嘗觀市賈而得爲邦之道視工師而得用人之說夫工師市賈固庶人之極賤市區求食非治具之所存也然庖丁由解牛而言理道橐駝以種樹而及爲邦君子小人至寥絕也至于理之所詣亦其道之所存也市賈之事不過牟利而已牟利而不營于廣徒以名物自占自名一物爲道甚狹宜其利之不可牟也廉賈之術惟知吾之所自占非吾自占則雖南金大貝和璧隋珠委積于前弗問也高車大蓋明眸皓齒駢闐于右弗慕也

身之所問惟吾之所自占焉者其出之也人一之己十之
人十之己百之而裁其入也則盡反于出矣人收其用適
通其利出入既眾其牟利亦廣視貪賈之所爲利其相去
亦千百矣是乃規摹素定不以它利而易吾之所存積小
而多制入于出而天下之利歸之矣如賈也不能操其牟
利之術不自占而多營泛泛焉惟利之求吾知之其得毫
毛而喪山嶽也爲邦而謀不素定亦由是已有入于此始
謀而作廬舍則必使工師程其役工師程其役亦必料材
用而營度之計其舍之廣狹相其材之良窳弃材雖巨非
良不取良材雖細以良而用至于棟梁楹桷門柱屨屨無
短無長無小無大一皆因其材用而後加繩墨焉剝削之
斲落之室成而不愆于素矣庸工之不能爾也不知先度
其材用室無廣狹隨時而計材無小大隨事而取斲巨而
爲細任窳而爲良不知其有幾也材用胥失亦莫可勝計
所作之舍幸而就亦非久遠之道也用人而不量其用亦
由是已厥今天下何如哉夏固四夷之首也足反居上首
願居下非一日矣主聖臣直真同德有爲之時也有爲而
規摹不立萬事付之臨時一卻一前動不在我或左或右
而民始疑信此而行靡所止屆市賈雖賤固將能咲人矣
夏之政忠商之政質周之政文三者不同而其爲政之規
摹有不可移者是以有三王之治文王事獯鬻句踐事吳
少康謀窮漢高閒楚四者不同而其制勝之規摹有不可
移者是以有王伯之功牟利而坐市區亦必有其道矣守
邦之術得賢爲固伯王之主不異代而求賢天下之材未
嘗乏也患居上者求之非其道而用之非其術耳苟惟賢
之爲好則將有取于賢其所從來不必問也得賢而用必

也各當其所生之歲月不足稽也如是則小大畢舉而無不可用之材人效所長而治道成矣今也顧不出此守平世之常法士無器業惟其流品之問官無立稱視其資級而取明治道者或親米鹽之役工辭藻者乃當軍旅之問彼知財計方且任之以刑獄習于疆場又將勞之以民事大小異器隨用而失賢否異能隨材而廢落室之事固非工師之所及也唐虞之際或起仄微而納大麓或明禮樂而任一官人各有能有不能亦各當其任爾才當其任人宜其官巨室之成豈工師之爲擬也其惟某官懷致君之術履代天之任謀王政而斷國論拔寒賤而簡賢能辰告遠猷所以爲社稷計者爲不鮮矣然而國計猶未立百官猶未治邊圉猶未固四夷猶未服者夫豈無其說哉徒以規摹之未定而用人之未至耳信能奮發于此定不可易之規摹而求當世之才不拘流俗之制必當其用必盡其長則中興復古之功無難立矣惟某官圖之某歐浦狂生不學無術徒觀市井得工師市賈之所爲事以爲或幾于道故摭其說願陳于上公政府之前遼豕野芹亦惟其意而已僭差之罪非所敢逃

上張魏公書

竊嘗論天下之憂莫深于外侮而患或起于內訌何謂外侮戎狄是也何謂內訌賊盜是也內訌不作國家無閒外侮雖甚猶可爲也外侮之來內訌復起雖有智者不能爲謀故爲國之深謀在于常虞戎狄之患除治盜賊使不至于內訌而已國無內患專意于敵外侮雖至則吾有以待之今夫戎狄之憂天下之通憂也是故并慮以思合謀而動除戎器械不虞警軍刑固羅落敵雖强大夫何爲哉盜

賊之興生于微細偷不已而至于暴小不制而至于大浸
浸不絕將成癰疽議者以蟻蝨眈之此患之所由生也朔
漠之君篡其宗國雖名嗣統其實建邦威令已行上下已
睦觀釁之舉可爲後圖視其規摹似不徒已邊防之守尤
當先事而謀雖廟堂之深憂而亦天下之所同知者上方
兼聽而遠覽故非下士立談之所敢道竊聞廣西之寇侈
獮四年凌鐵已誅王宣接起蹂踐城郭踰十數殺傷官吏
不可毛舉非細故也而議者輕之不能及無事時蚤議翦
滅設不幸復有憑陵之寇謀飲江之舉吾軍力單于守禦
智竭于邊防雖欲討除力且不暇內訌之患夫豈無之況
吾吳江湖之鄉風多剽劫之患警捕之吏莫可誰何一縣
之間歲數十發尉寺逃責弗言于縣縣且弗言于州州固
弗聞于朝而賊盜恣睢莫之禁矣始不能制言之何益有

薛浪語集卷二十

二

如就執初固不言欲加之刑不可得已加州縣司獄之吏
往往結盜而爲之囊橐盜至圍圍則將緩之恣之教之告
之廣言由歷以擾齊民足則玩法而輕刑致疑而滅死故
今頑惡之盜在在悉有其徒狂舞自應趣和而從之外侮
方將內訌間作欲善其後不已難哉故今廣賊之誅不可
緩也議者以爲可招而致愚竊以爲落落難合何則凌鐵
之死出于己降今日之王宣旣降而反自見反覆盍能復
降夫降出于畏威今我何威之有誅討之策待人而動聞
者謀帥而得妄庸愴譎之臣益將五百羸兵付之經略四
方之人聞而竊咲朝家遠聽尋復除移益之以兵計之善
也竊意嶺海煙瘴之域而人不足集事曠日持久事難逆
料漢馮奉世當西羌之叛請兵四萬以一月決之謂少發
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功相倍萬唐王式征仇甫之亂

亦謂兵多則賊不足平不當以餽多惜費且天誅不亟決而闕東南征賦與兵多而功速費寡二者孰多是皆漢唐鷹揚計畫之臣才誠足以集事其論如此校然甚明唐能從式之謀故不勞而破賊漢初不用卒大發而後有功爲今將帥之臣誠能如式奉世然非聽其計畫假以甲兵如式奉世之言猶爲未可國朝交廣之賊如儂智高區希範之起始皆以爲細故卒勤王師在承平時尙爲旰食王宣之賊在今不爲不熾非卽受首且成其姦今固無它或恐因吾外侮之患嘯呼而動羣偷螳合內外憂結可爲寒心昔者劉裕誅燕尙爲盧循而撓則夫今日之患尤所當急不可以爲細故而弗圖也鄉使國家外無戎狄之警而中有此方數千里之寇縱不足爲深患而我之官吏爲其戕虐我之赤子被其屠夷亡者暴骨于郊原存者延命于俄頃爲之父母忍不之救況當外難未弭之際足爲膏肓之疾邪隋唐之衰與夫中原之所爲失其則不遠可爲龜鑑其惟皇上恢中興之略興太平之治以爲賢人登進則內治而遠安圖任舊臣夫豈無謂某官以天下之望爲斯民而起上毗天子外攘四夷其道在于斯文某官固身之矣眾賢之用四維之立中原之復王化之行斯人之徒蓋翹首而須跂足而望某官亦不難之矣如今癰疥之賊何足以爲吾患失小不制馴致內訌此識者之深憂而議臣之所忽者某懼人之莫以告也故因贊見而略言之惟某官大略宏規固將以一天下小賊在吾度內必以無事平之小夫之言非以爲僭亦非敢裨廟堂之末議蓋不知而作爾犯分干瀆死罪死罪

某間國之安危存乎相相之失得存乎謀有一定之謀故天下無可爲之事謀不素定而事能克濟道能有行功業著于一時聲名流于百世者唐虞而下未之前聞夫謀豈有他哉亦在乎道之所宏而已故宰相有當爲之事有不足爲之事知所當爲則所不足爲者可不動容而定急其所不足爲略其所當爲所不足爲或至于紛如而并廢尙何當爲之可及邪大學之書曰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此言爲天下者必由內以及外也故君子正心誠意而加于天下國家者必自一定之謀始一定之謀立則是非利害不能奪好惡寵辱不能移上以正君下以明民內以治百官外以綏外侮者舉無以易吾謀之素定其于爲國何有謀不出此上且無以格君下且無以知人方且毛舉百事而屑爲之則內訌外潰之辱亦何

所不有曾何安民禦侮之足尙哉故曰急其所當爲而略其所不足爲眞宰相之事也宋自太祖之造邦逮光堯之紹統時有治亂世有盛衰謀國之臣有邪有正然其所以爲治亂盛衰者蓋未嘗出此本支百世夫豈徒然而已哉鄉秦氏之柄朝當羣賢去國之後有聖君而不爲將順之事棄謙言而惟阿嬖之是取士風輒敝典法蕩然致逆虜之憑陵亦必有道矣今天下循前日之弊蹈陵夷之俗公議不立邪正無分命令所行朝不謀夕上之卿士脂韋相尙下之師旅驕窳是爲黔首困窮將不堪命州縣貪沓之吏方且刻剝而苛求之朔野之君篡其宗國不徒自守方并仁義而盜之察之人情非苟然者嶺海亡命如雷化王宣之屬橫行縣邑戕殺民吏浸淫不已未知爲謀外之則如許其難內之則如此其殆調發何自計謀安出而廟堂

之上輔佐之臣謀謨于堯舜之前固未窺其所處而議邊之禁苛細之法朝朝暮暮亦莫知其幾出也急其所不足爲猶害于當爲之事況當爲而不爲乃堯曠于所不足爲既不可必人之爲奈何禁人之言所當爲者邪秦氏之爲幾何而不見于今也當秦氏之時猶爲不可在時如此之急諸公顧欲爲之何哉共惟某官負天下之重名行天下之大道得時得位而澤未加于天下以爲天下恨者非一年矣皇上好賢仄席撥浮議而登公于朝則其所望于公者寧不若天下望公之切某官以身任天下之重固將見諸一定之謀也今入相數月矣其所以訂謨定命遠猷辰告者必非一端而足然而黔首之屬駢肩而立引領而俟以求某官日新之政顧且闕然于下矣某細人也自惟無取竊惟先人右史異時嘗辱知遇鄉也武昌迎見亦蒙惠顧疇昔而撫存之當公之來不敢不見見不可以無言也言又不可自同于眾故此輒効四方之望而爲公索言之願公上正一人下求百辟定其公議而以利人辟國措天下于覆盆之安此相公所自任以堯舜之道而尤所當爲者則亦門下小生區區之望過此無足爲矣瞽言冒獻死不

敢逃

書

上湯相論邊事

某竊見逆亮殲滅以來國家宵衣旰食思備邊之計更年積月迄無成規此封疆之臣不能遠慮深思以稱廟堂倚屬之意也某小生晚進安知軍旅然竊會近塞經涉四年見之既詳究之亦悉故敢輒以鄙陋之見思補廟謨之萬一非敢自謂必得惟所裁擇而弃置焉冒瀆鈞嚴某下情無任皇懼之至

一某間之兵法勿恃敵之可勝恃吾之不可勝是故先爲不可勝上策自治此不可勝之略也今北鄙之弱甚矣竊聆邊人之語謂虜之謀入寇者凡有三說其一屯田淮北使我困于飛輓而彼坐收其弊其二分軍並進以奪我之

薛浪語集卷二十一

一

江流其三壓唐鄧而襲蘄黃上游可不戰而取雖道聽塗說未足深信使彼計果出此亦危道矣敵今屯軍汴宋許蔡諸郡在形勢最爲要切數年以來見我軍戍單弱往往分軍軼出覘我空虛我軍奔走而趨之其去已遠韓命之役未嘗一日無之先人制人恐不如此敵旣未有可乘之隙而我之不可勝者又皆若是日復一日懼難悠久某嘗竊論當今之急莫若因形勢而列屯營宿兵聚糧分戍險阨來不與戰去則據險而要之重鎮諸屯首尾相救自處閒暇不犇命于敵人非惟足以自坊而制人之術在其中矣敢以近邊形便聞見之所及者疏其要略條于左方

兩淮爲北門屏翰盱眙濠梁寔當虜衝今魏公已有成規不容復議有如虜出順昌下蔡則壽春合淝爲之衝合淝之南濡須之塢夾石之戍乃吳時歷陽皖城之險

要在議者不可不講

中流爲荆揚之要領虜出上蔡則武昌夏口當其衝在建炎間虜嘗出此以襲江西矣其地里比諸州特近又坦夷無絕險宜成麻城白沙而以黃之舊州爲重使與安陸之軍互相應接比緣兩淮荆襄各有分域此道遂尤而不虞廟堂之間尤所當慮信陽光州亦古重地可以藩蔽德安黃州然而防扼頗難糧運亦遠若以輕兵雜土人而守聚忠義軍輩屯之亦可彌縫上游中流之關而爲之斥候

唐鄧四戰之地在我與敵有之皆難爲守蓋屯重兵則糧運回遠輕兵則不足以自立然我失之則襄鄧暴露沔北盡爲敵境運輸屯守尤難爲力如欲堅守二郡則方城比陽之戍所不可輕似間議者以爲無險可憑弟欲填守唐鄧薄險要而保城郭竊恐用騎之地尤非我之所長

薛浪語集卷二十一

二

德安北接隨唐東黃南鄂西接荆鄧亦江漢間一都會也其東北有三關之險道皆出于信陽而大寨嶺爲平易其南舊鎮直黃陂及舊黃州爲不遠西南什落乃德安漕舟屯泊之地泛滙而下不三日可達武昌鄂州雖德安屯軍亦在其後此不可不虞者

荆襄上游之根本矣蜀咽喉之地國家最爲要切曩來未得唐鄧守備頗嚴今旣移戍于邊內鎮亦弱由棗陽以涉賈璽趨荆南爲輕捷晚唐黃巢蓋嘗出此而內鄉順陽西接嵩洛最爲襄陽要害亦宜豫爲之防

金房南蔽夔峽西接梁洋荆梁之間一控扼也國初征蜀嘗由此以襲夔州比年用兵亦嘗調其土馬入蜀甚

非良算今其兵力幸眾更望爲之區處使之專守一面不復輕爲調發

一忠義軍士率多淮蔡閒人與虜結怨既深必能盡力于我其將非武勇廉儉亦無以得其士心然多自負其長不能彌縫上下故正軍諸將好攻其短正須曲加撫納毋使猜貳然其軍無糧餉不免剽掠取資以此夫北人之心甚非弔民之意更乞朝廷熟議裁處

一上游糧餉由沔而達襄郢由涇而入安隨二水通流則轉輸無闕然此二川方春纔有數月之秋水涸漕舟不可上通濡滯轉般費廣而中有不給之患軍須急闕不免役及于民役民運糧其弊有不可勝言者若爲措置使運輸所向如二水之類者皆以春冬之際集于江口一歲之倉必令及春而辨其寬民力不可勝計惟

廟堂察之

薛浪語集卷二十一

三

一某竊觀歷古南國戰守之計未嘗不保據城壁雖南唐之弱當周之勝猶能歷歲堅守此無他郡縣之兵蓋與國兵爲一一專爲守一專爲戰則事集矣伏自國家渡江以來專以大軍爲重大軍一去無復堅城夫民豈不念其室家蓋無法以自保矣某觀江漢淮南之俗其民敦實雄健涉歷世故頗知用武若朝廷不惜少少賦入調其田租略以陝西弓箭手法維之使之人自爲戰制其勳賞一同正軍亦嚴邊之一術也比年議者稍知措置保甲及山水寨然初無豫定之法可以必行緩急無以相維散者不可復集考漢鼂錯之策似可施用于今如蒙朝廷孰慮而急圖之使其塙壁粗立平時可保妻子而不廢農桑之業緩急足以自衛國家既收其用

全生之賜亦大矣

一長江之險以人爲固今我兵力單弱進戰則無守禦之備萬一事出意表可爲寒心嘗論沿江之民習于舟楫之利如能調其穡役使水手自爲團結立之部伍假以舟船以時隸習而無害其農功使之稍識旗鼓專保鄉社守之勿懈則數萬之眾可以不費糧餉而集異時兼正兵而用亦守江之一助也然此非廉幹之吏少假事權久任責成不能辨也不然徒爲文具擾而無益行之不如其已伏乞鈞照

再上湯相

某前任鄂州武昌縣令自縣境至蔡州小路三百餘里行商絡繹又嘗轉輸至信陽境上頗聞北事之詳葛王舊號闌子郎君蓋華言所謂浪子者逆亮屠翦宗戚乃嘗三以

薛浪語集卷二十一

四

計免包藏晦迹遂成篡竊之計亮入淮甸時已僭號燕京能綏行者之家除亮苛虐之政鳴鏑之事則爲有以毆之諸軍之還一日斬萬戶二十七輩張忠彥久不受代乃因益戍而代之陝西之人不覺易帥其他施設類能闊略從寬凡邊事所當施爲往往不俟申請而僞命已下故雖盜國未久號令頗行其大臣惟張浩宋滿最爲舊人其餘如蕭安遠麻都監那健元帥二韓將軍之屬類皆拔之小官不次而用蕭等皆佼佼後進知盜竊仁義以立聲名其持軍御下亦和而整計非萬全不動雖非粘罕婁宿等輩然亦未易敗襲中原機會未有閒罅可乘諸處所遣間探之徒例皆不能深入縱能深入又不能察其事情還則揣所樂聞以悅其上故如符離之役虜人固已先有勿焚積聚以待南軍之令邊遠皆知賊意而淮南顧不知之雖以某

之愚亦嘗爲荆襄督帥言之矣凡事本無深遠而貪功喜事之臣役于私意故雖廟堂之上未易悉察又如通和一事尤虜樂爲然不能屈辱如前未易成也況當講戰未定其間何所不有又況今日之弱良以前日之和自古國無外患而能安不忘危者殆人主之所難故當有害而無補和之不成我之幸也如以前此數事以爲南北之勢已成中原不可復得是乃不知義命之論微功輕舉又爲非計某謂方今將驕卒惰邊障不修備禦之方率多施之無所用功之地至所當務亦未必知此朝廷所當慮者竊嘗論爲邦之道自治爲急敵之强弱非所當問又況虜情頑獷易爲驕怠我能爲自強之計政事修賢材用名實不戾刑賞有章則夫機會之來庸有窮盡伏惟某官圖維鑒念以爲天下社稷無窮之計去十二月都堂新有勅榜頒陳邊

薛浪語集卷二十一

五

計泄事機之禁某疏遠賤吏身不足以膏斧鉞今也犯此兩禁以瀆上公未見顏色而言其爲狂瞽愚讐甚矣然某竊念天下一家孰非身事遊談靡靡徒麗心目事功無補亦何堪用然拘攣諱忌又非士夫之節自非在上者以天下爲度心無適莫而洞照事情者亦不足與言也聞者某不避僭越妄以邊事瑣屑干聽方懼得誅絕之罪伏蒙某官不賜鄙斥呼召使前旣去雖不及親足見其開之以言也此而不言非惟有負門下自負其心矣然此所陳事狀似談仇敵之美在蚩蚩薄俗搖手知禁者深所嗤笑而某輒露惻隱而索言之者誠以某官量包天地忠貫日月至誠體國樂聞人所難言而近世士風習爲軟美之態此等情狀竊意有知而不言者事情何自而察哉如某又不敢言則是終無言者使國家遂輕此虜豈爲經久之計以故

忘其微賤冒昧而陳之耳詩曰采芣采菲無以下體又曰人之爲言胡得焉此言大人君子不聞寒遠視言之所從來也伏惟某官察其狂狷而采芻蕘之末論覆其瑕玼而勿爲人所間知此區區之願也干瀆鈞聽某下情無任恐懼戰慄之至

代上湯相書

某聞千里之馬困于鹽車顧伯樂而一鳴立能爲之增價寒谷之間不生五種鄒衍爲之吹律坐令和煦生春士之遇合于時有如此者鄉令寒谷不遭鄒衍伯樂不值鹽車馬亦不鳴谷寒如故斃于車下廢爲不毛理所當然知復何憾幸而二子其力足以感氣致和其識足以空羣拔驥而我未免鹽車之厄處幽陰之地適當其會不能頓顙求伸廢弃于時亦其分也士當聖天子大有爲之秋其才雖

不足以一日千里至其自許猶不祗于駑駘然方困頓車輒之閒谷于窮寒之地有大君子以道光明于時開物之功鑒裁之亮非直孫陽鄒衍比也又恥一民不被其澤樂汲後進而爲之吹噓不爲一鳴何以自見以求脫于困窮之地此某所以三日齋五日戒膝行而進而求謁于典客之前也某東嘉之鄙人耳大父某官于先太師復有齊年之舊先父亦階科級不幸蚤弃諸孤先祖之終家門寥落甚矣自惟顛蒙小醜曾無足以接先武之後箕裘之事不免無師獨學無所依歸終窶且貧不免求仕鄉者奉祠竊倉信爲蠹耗太倉居閒得以讀書要爲一身之幸家有老母望切倚門竊思有以榮親其途未之得也仰惟某官以仲尼之文行周公之事吐握下士樂就成之一介之微微所捐弃士蒙一眄之遇則能立去窮途暖律回春價增十

倍未足爲擬也爲身之計舍門下何歸乎踴躍陳書惟某
官財擇大幸蚤□□□

與陳左相

卽日首夏清和恭惟燮調元化尊主庇民天寔相之鈞候
動止萬福某荐蒙命召非望所及此惟造化甄陶之內都
無弃物雖如樗散亦有燮壺之用落落難合終不忍捐某
鄉也未嘗掃門一拜亦無牖閒半面之雅得之知識已蒙
鈞慈睠眄之旨厚甚收召亾補重惜其去行不旋踵而弓
旌之賜已及門矣求之于古名德之相所以進豪傑之士
者如此某小醜其何足以當之願今英豪未聞盡用雖曰
昭王致士先自隗始旌顯卜式風示天下某人非隗式之
賢獨蒙睠眄如許緇衣之好將無示人之不宏乎竊恐不
肖之進賢者怠矣願回茲施推之賢于某者庶幾周士濟
濟上格聖心以興厝平極治之功天下幸甚天下幸甚某
敢瀝肝膽仰干鈞聽某曩嘗蒙賜對矣學術淺陋不能有
所裨益改秩不謝大爲人士所非今猶鄉者之人才不加
進貪冒榮利深畏友朋之非議已也已具劄目叩告廟堂
得蒙敷奏許之莫大之幸君子愛人以德鈞慈念之某前
詣闕庭伏蒙禮遇甚寵請違主客已涉二季雖依仰黃扉
如川流百折之未嘗不東以爲閒居小官不當奏記相府
兩間冊拜只與有識之士相慶于下而函牋賀悃願不復
陳素蒙知眷之隆必當不以虛文督過之也鱗番詞候不
敢自同眾人幅紙通勤敢乞鈞照

與虞右相

某歲在辛巳癸未閒試鄂之武昌令伏遇元戎督視關陝
道出境上初與齊安郡官旅謁律步夙叩聲誼遂獲一覘

鈞表已劇私幸既而螭舫東返又率戍蘇諸將迎見于大江中流伏蒙略去等威席觴而坐酌以卮酒出示地圖雖恩恩拜違接餘論之不款然蒙鈞慈禮遇之意蓋不與常人等矣當時戎行之士同泛而歸論公之賢至有加手于頷者仰窺所以制服諸將式遏亂略參功微管者豈徒然哉感歎之私中藏已嗣以名位懸隔道路阻修詞問之函從不復貢雖聆大拜亦不敢修賀主書然而每與士夫共論當世王公未嘗不及鄂陵之所親見莫不吁嗟稱歎以爲近世之所無也敢謂精意人物不遺菅蒯茲者荐蒙命召寔出造化鑪錘之力收之既去誠出過恩非分得之祇深媿仄顧今云闕念之某既蒙特達之知詞候之儀不敢自同疏遠之士赤紙奏記敢冀鈞答云

與梁樞密

薛浪語集卷二十一

八

某一介寒遠前此雖叩斗山之望未嘗趨謁下風曾無寸長非有左右先容之助已蒙論薦于上特達之知近所未有此風之不作也久矣賢人在上引其類者豈曰無之然多有求而後及也至于精意人物不欲恩出私門人非識面不俟有求而舉初不之告自非王公大人以天下爲度者口有是事求之前輩政可一二數耳是在古人所以收召豪傑之士某小醜其何德以堪之迺者游被弓招又出造化財成之賜睠言感媿銘在心府餘同某聞者入都才得再謁門下仰簷鈞表以慰生平敬叩之私迫行雖一告違適當謝客屬朝辭已越日不克畱名遠去門牆每懷快罔自以閒居遠外不當通記輦下達官故雖恩門亦廢承問之禮仄聞貳公之拜同左相

參宰稟目

絕不奏記隔年矣斗山之印徒切下情伏蒙希世特達之知必不以苛禮督過之也即日春晚喧妍恭惟論道調元寅亮貳公夷夏豈睦百神顯相鈞候動止萬福某仰恃幘幪敢有誠懇某屬者伏蒙甄陶引拔猥有審察之命一時同召類被不次超擢獨某顧慙羣彥夔仲終任之請仰荷睠憐敦促數四三公之貴降意下士之末列茲事行之遠古爲德之盛寂寥久矣斐然狂簡何幸親聞正始之音內顧凡庸何可當也矧士之求達人情所同如某厭于宰縣之難寧不願爲時用而復遂循遜避豈有他哉自惟所以處己未誠苦乏感物之動曩者蓋嘗賜對蔑有補于聰明雖蒙采錄豪末之言又爲有司折言沮格懼涉崖異受爵不辭每一思之泚焉背汗上念聖主有作名宰輔方相與收攬天下豪英之士以備使令俊又如林固不乏用某腹

背之彘無與重輕進備一官竟亦何補惟有修其進退廉隅之節或可微動九重有如少感聽聞謂亦可爲賢大臣致君一助某雖退而窮處所獲已多況未爲當世弃材不爲無補于政此古之君子愛人以德所爲動心者也不與其退直得前輩進賢不進不已之意某褊迫之見尙願取其一端況某久次倉鄉貧于之官道中被召因答異縣困不能歸其眠古人婦兒無禪不職之窮不過是矣常熟當上有以前命未可以行遠念在武昌時以罷羸數千戶外應營築饋輸之繁內事戰船軍戍批支百役雖幸不以罪斥愧負已深代還十年又苦多病今此京輔劇縣其可以虛愚妄處之邪自知百不如人百念久已灰冷徒以世仕未能退耕而會室家蟄蟄所不免者尙仰祿耳已具狀申朝廷丐陶鑄一祠或且許令之任得蒙借重九鼎一賜數

奏獲如鄙志其爲終始成就大矣干瀆鈞聽某不任粟粟
末階云

張樞密劄子別紙

不克上明年復用
卒以前章抵之

某竊以南風之不競也久矣卿士大夫安故翫常不以爲
辱往坐論流品獵取高位事業無見爲世嗤鄙陛下撥去
晚唐數百年頽靡之習舉樞密而任之政固已四方聳動
想間風采恭惟盛德大業時措之宜所以上當玉心下副
物望者在規摹中自有次第誠非晚生寒遠之所側知然
此任爲不輕矣宜當大有以填服天下非爲人所不能爲
者不可也某嘗謂今日之事紀綱爲急不庭爲後天下大
務不過數端振而起之在執政大臣反掌頃耳王伯之道
安強之術固無如此者樞密其圖之

薛浪語集卷二十一

十一

之賜荐蒙審察之命自願學術淺陋曩嘗薦對口補祗冒
寵章欲進趙起婁伸終任之請仰荷廟堂惇促數四所求
迄未聽許竊念某家貧累重前年被召于之官道中因容
毗陵困不能返待闕十歲貧病交攻趣召且乏桂玉之資
窮處固無糊口之計困瘁之狀不敢縷縷瀆尊今常熟縣
見任人代期只在夏間某以有上項恩旨難以專輒交政
已具朝廷公狀丐一祠廟差遣或許且令之任得蒙借重
九鼎特賜敷奏俯遂鄙志得獲少沾寸祿一家免于倒垂
之急不勝大幸

與王公明

伏審光膺綸制填撫都畿寓直西清仰惟慶慰竊以首善
之地諸夏父母國家之選非才猷兼懋望高朝著者不居
今日之除可以卜知簡心所在得無欲使翼翼之化極于

四方然後拔諸禁途引以自輔以服天下之心邪某蒙睽
異常茲叔祖又得交政于大君子間之私喜明發不寐惟
天邑之浩穰素稱難治奉上接下百穴紛沓方叔祖之未
至其爲之者非泄之以嚴猛則或幾于近名豔瑣常才又
所不到曲相承奉怨起寒涼事君以忠難能彌甚比絕不
聞二漢之吏良以此乎嘗竊論之上下雖殊無過一理人
情可見何至乖違凡絕物以千名旣爲賢者之過依阿讖
讖又非君子之所爲自非事上以恭臨下以簡加之遇事
不苟周旋中度所不得已能比義而行之而求跂及前人
萬無是理某官回翔之久夙有政事之稱處之裕如自其
舊學而某又言之者實翹想于恩舊之門僭越輕狂死罪
死罪

某伏自拜違台範涉四歲于今矣前時拜書自蒙枉荅之

薛浪語集卷二十一

十一

後又復不敢徒以牋記蕪塵聽覽其爲仰止匪懈惟台慈
幸察其衷某率意輒以鄉邑猥事拜稟大非獲已天下權
酷久矣永嘉未聞深病太守莆田人也忽欲以其閩中萬
戶酒法行之于州閩中初不賦錢今以田賦酒禁之弛惟
市中游手與坊場之敗闕者便之某始亦謂可省私釀之
刑詳之乃不大便酒額止敷稅戶郡中所以處之不疑然
而此法一行上戶必專酷權之利中產尙可貧戶但乾出
錢亦欲爲之則糊口已不自給百用單窳何能爭利于富
家平時富家猶或強以私醞賣與貧民况復真有田賦肆
其哀斂必將自此公行賦錢以率計之是爲加一免役之
賦民若不供常賦則今未免督之以刑市人日得賤酷是
益其過以是爲省刑罰將無百倍于前乎稅產移割之不
時則又有無窮之害溫地不宐秔稻常仰客米之給從今

種糯必廣飲酒必多民餓且貧常自此始傷敗風俗則又未易單言晚唐有博徵之科以鹽與民易帛今鹽絹故在也縣官已復榷鹽萬戶之酤安知異時不類是也爲政者樂得民譽其勢似不可遏某雖舊曾相識然絕不詣官寺雖欲忠告言輕必無聽用之理數日閒不免從鄉大夫一見或庶幾其改之萬有一奏請于朝敢乞一言之重達此意于版曹漕使其爲陰德甚大萬告不以人廢言也

與劉樞密

某伏蒙鈞諭奏劄副本謹繕寫封納首劄上廟君德在廟堂無可施行旣不付外敢乞毋示于人某被召而來蒙朝廷汲引之意良厚所愧學術淺陋不能有所感悟負于鑒裁慙仄多矣如某世味澹泊素無改官之望冒榮京秩寔出造化然而涓埃亾補諒不當受猶賴第三劄子降出辭之恐非人情寧受傷廉之譏不敢不拜敢望鈞慈鑒念力爲主張行之勿使堯舜之民尙供無業之賦爲施甚大某叨竊不爲無名云

與王樞密公明

某伏蒙鈞諭同某狂妄無庸于恩地初無一面之雅會遇東鄂已荷特達之知今此薦章又蒙鈞衡題品被以恬不干進博學有守見事敢爲之目某非不知借重先容可以一言遇合所恨學術蕪短不能感動天聰涓埃亾補寔累知人之明負負何言猶幸不失品題之意而已某之疇昔所以趨起而不敢進者正爲此耳冒榮京秩茲某平生夢魂所不敢到今也旣對清光又此叨竊恩座之成就某者顧不大哉懼涉近名之累不敢復辭感荷之私銘在肝膈嘗思爲門牆計欲揀今日薦某之失惟有多方收拾天下

英豪之士非某所倫擬者布在人主左右以成格天之業
雖有某之玷不足言也

云

與王樞密公明

某茲蒙鈞衡引拔反累知人之明既改京官又叨劇縣之
寄慙頭如甲感切于心廿一廿二日繼詣府第請違少敘
謝悃承以劉同知去國引咎自歸欲與之俱不勝歎服此
風之不作也久矣道不虛行存乎德行雖不獲瞻望鈞表
乃心不無悵怏然而與茲偉觀在門下士與有光焉某僕
僕而來亡毫髮補外補而行度已淹遲昨既朝辭不容更
畱輦轂之下度量事執恩座不得其職必非久畱此者聖
眷方渥殆將即日大拜禮成皆在旬日之外某畱俟則固
不可決以去就之說不免遂行引領崇牖不任依戀皇恐
之切不以三公易介回既倒之狂瀾在道學固自從容況
治亂安危之機天下之所仰望于元臣者義命之重惟樞
相以身任之大人之格君心之非其端在輕爵位蓋不如
是不足以有爲也狂言僭瀆幸加寬貰某方待小官私謂
不當無故通問宰府自此起居之問必無由上達然某久
次失祿邈然未知糊口之計前此幸逃曠敗知將得罪無
疑矣既蒙朝廷見處未敢遽辭更旬月間恐不免有苦祠
之請豫此陳稟尙望矜憐陶鑄以便其私飢寒而得衣食
之資賢于萬鍾之賜矣某前日嘗草具一劄子欲以仰補
聰明之萬一漫此呈納得蒙采察欲以仰聞又聞章叡之
蹟淝水可以灌合肥累見偶遺忘之不敢不告心之精微
有不能宣于口者要非筆舌可盡併幾鈞察

與王樞使公明

迺者一辭牆仞繇歷三時仰德雖勤頓絕主書之問匪怠

也謂當然耳螭船西沂略獲迎拜道周恩愍立談遂成萬里之決仰蒙恩顧情若睠睠焉者何物小子而獨得此于眾客中邪嘗從郡將請達不克詹望不勝犬馬之戀回首又數月矣不知棠陰愍息何地鈞用何如即日燂暑庚伏共惟申伯行邁周道逶迤自天降康鈞候動止萬福計日元戎將已善達西陲布宣君德撫接戎夏宐當有以填服人心尉安黎庶施實澤于下者遐想旌旗異彩垂白相慶恨不得親目茲盛西首歆羨而已某伏蒙造化甄陶之賜竊食京廩雖僑客異縣甚窘而未及于窮餓者糊口之計定爲有所資仰矧惟改秩之望不萌胥次久矣得之非分豈不知所自哉此意此恩何所論報比者侍郎叔祖伏蒙鈞翰仰荷曲成之意猶未已也惟小朝廷之選所以處天下士乃欲引取無似側迹其間竊知贊育甄陶在鑪錘中靡有弃物某小醜將何以稱仙舟之望然藁池清泛其誰不欲跳躍從之況蒙啄菹之私諛不憚遠所恨牽于孤弱勢不得西颺來迎見之初嘗以此面稟矣受知如此不當願行迹之間卽某當時可以參陪從騎縱公之不見命固將自贊請行且三川多才寧少若某者公行永久想袞衣非晚來歸浚勃鼓皮固已爲藥籠中物大冶之鑄何遲暮之恨邪上負恩私不勝快罔媿畏之劇蜀漢事難踰度不敢妄有塵獻參相雅高人物之鑒喜于通達下情敬恭不怠而重施之綽綽有餘裕矣天下寔幸

與王樞使公明

某自毗陵驛舍請違誨席兩閱年歲徒劇山斗之印而跽伏村疇無從奏記主書中間叔祖侍郎嘗捧鈞翰伏蒙賜問蹤跡欲以賓筵處之自念一介凡庸所以受知門下類

非人力雖有憮腐讒射無能閒闕其閒陞注之隆日以濫至郵置之語未售藻池之辟隨之此意此恩未知安報嘗以尺書因親戚寄叔祖附遞少敘卷卷謝悃數日計算意謂已關聽覽經年之後其人復以見歸乃知萬里之情端未易達自此絕意不敢復興拜書之念自處疏外之地不識鈞慈能諒之否某無似之蹟竟緣借重九鼎福唐丞相先以邊鑠論薦自顧凡鄙無以仰稱所知待闕十年家貧急祿又復前對無補只有叨冒閱歲有半七辭終不得請丐祠不許惇促頻至而代者以過交期求去不免強顏以朝蒙恩廷尉典書誠出厚幸狂疏且貧素滄之懼媿赧殊切寵命重沓豈不知所自邪即日顙秋澄肅其惟華輅但齊威德並用天人是予鈞候動止萬福某比者伏覩抗章有請頗聞鈞用少失調養不勝簷念惓惓然以天佑善人

定應勿藥有喜雖差有以自遣終以未知謝遣豎藥爲望茲者伏審光膺顯策進陟元樞秩視三公顧未足爲恩地慶然而文武之道本無二途璿璣有人社稷增重今日之事真夷吾復見時也豈惟故吏門生并躍之私誠亦率土溥天翹首之冀關陝災會各天一涯險度旣難某不敢有狂瞽之獻乃者傳聞嘗建出師之議此固道聽塗說要此一著不容再錯虜情何若惟審處之爲宜儻中原未能一舉平之則與殘民以聘無異樞使身任天下之重願無貪欲速之功宏遠規摹毋俾終潰于成則宗社蒼生之所仰賴某狂易僭越復有人物之獻欲以仰報盛德惟一聽而加察之善類之幸資守鄧良能韜晦練達昌元令何師心通明善處事皆不喜于術當路知之者寡某雖未之識然于朋友之可信者聞之爲詳有如鈞慈采訪廣博必能得

其爲人拂拭舉之或備一鶚二鵬也人材難得毋蹈不先
之悔無以仰疇知已輕言是媿邈未有參侍之便云

與王樞使公明

卽日中冬作寒恭惟革輅同轅神天是予鈞候動止萬福
某春首齊安竊嘗奏記典書附置以行不審關鈞聽否還
都竟出遂失嗣音依叩門牆不祗川東斗北之爲顛也茲
者伏聞九重渴佇以袞衣歸有識願日俟中台之正其爲
慶抃非特門生故吏之惓惓旌旆之東跋涉勞止未審次
舍何許不勝翹跂之誠昨者將命淮肥主意至厚奉宣無
狀所立至微廬黃官莊安集都不迨七百戶壽春賑業歸
正亦三數百家流移自占與客于大姓者蓋無慮三千五
百家言之覲顏誠懼不稱聖君過聽職秩皆蒙超次之寵
雷川剖竹尤爲非據自惟無以取此于上寔由造化甄陶

薛浪語集卷二十一

六

之素故獲叨冒之牽聯耳心骨鐫銘言不盡意願如吳興
近輔前此非才望不處然而州將數易法度蕩然府藏空
空訟檄紛至縣薄無似強顏居之恐累知人之明日有曠
瘼之懼賴雲天之不遠旃幪猶有賴焉願賜成終無大之
幸元圭造朝定須爰立以聖君之英睿又得賢相輔之太
平之基駸駸方立然而爲治之根本要在僕臣之正眾賢
之多此事之難方勞廟算某叨與下客之數謂此不可後
耳敵勢見問何若料須已有一定之規模某諷度淮壖所
親人情事力曾不若辛已遠甚大將號可倚者類不足以
當大任調度如許何以加人啓沃告猷惟覬重之謹之而
己人之患在貪官爵故每動而有悔樞宰素無是累故敢
言之妄言愚警誠出狂奴故態樂以善告亦思報之萬一
也萬乞鈞念方舟至止漫以赤書迎候輔垣言近自此聲

聞當日通矣區區慰拊之私未可以筆舌陳也令親陳聖
功縣丞吳興見顧一書附貢并此申納未占覲侍履焉惟
听云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一

薛浪語集卷二十一

七

書

與汪參政明遠論岳侯恩數

某聞燕王市駿馬之骨賢者歸之句踐捐怒螳之臂士爲必死是皆推誠異類猶感切于人心施諸功臣焉有不格其惟皇上卽位之始首雪岳飛之冤天下知與不知無不稱慶逮今數月宐人人有報効之心求諸軍情乃反有紛紛之論此議者過也日者樊建以晉武帝知鄧艾之冤而不能直知其得諸葛亮而不能臣推恩于飛寧不類是使飛果反朝廷不當昭雪爲之昭雪是非眞反苟非眞反則亞保之禮不當有廢國家縱不能歸其賙贈追加封爵猶當反其田宅畀之恩數親降黼座臨奠其喪會其子孫以禮歸葬使人知爲子孫之利則爲善者猶有所勸今獨不

薛浪語集卷二十二

一

然惟復其封而已改葬之禮非復興葬官其諸孫僅同卒伍今夫庶官之死延賞猶世其家而獨于飛偏有所靳以求人心之感不亦難哉德壽中興之成不過張俊韓世忠劉光世秦檜四人而已四人之終禮有異數今其子孫或位孤卿飛之功勤不已加于四子斃于非命自乎既往追之來者乃至于斯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魏佛狸飲馬瓜步宋文帝臨江而歎以爲檀道濟不死虜不至是曾不能追錄其後識者有以卜其世祚之脩短逆亮南寇胡人自爲岳飛不死大金滅矣之語然則所以激勸士伍者安可不厚仰惟都督參政相公以道事君以誠體國明飛不反公議攸歸恩禮不加想當未愜于鈞重建言宸極在乎警欵之間使優孟不至嗟人則人知鄉善之利矣某鰥生晚進不知政體伏念先子薦飛爲將伯父參其軍府今日之

事不忍不爲一言顧飛已亡何有遊說徒爲國家惜此舉措不馱人心管仲所謂知善而不能賞之與郭公之亡何異是則雪飛之冤而取眾怒不若不爲之爲愈也行府信能終始茲事史策當不負人人之心之歸本朝又安知不在茲舉也況今行營將士往往故飛部曲求其死力莫此爲善惟鈞慈闢略鄙夫之妄決而行之不勝至幸

與汪參政明遠論屯戍

某比者伏蒙鈞旆視師沔鄂經從下縣得獲迎拜道左深慰久違瞻戀之誠自惟寒賤小官參謁相府不敢越次上千掌客區區之情有所未盡然某去歲伏蒙眷遇之禮優出倫輩感德之厚未嘗一日敢忘苟有知而不言實爲負恩于下故敢輒盡底蘊仰觸鈞嚴某昨饋輸信陽自黃陂而北地形平易實所備覩德安雖有軍戍其外並無藩籬

薛浪語集卷二十一

二

古之三關漫不復守件落漕舟數百沙磧不可上通急緩出口既難適足濟師資寇早來得信陽周判官初九日報云陳蔡之寇來者日益或有侵突當爲不可勝以待之如件落東入陽羅西通漢口順流而下不及數程某自孝感而歸再宿而達縣界今也光黃旣無師眾而德安單弱如此使三關屯守猶恐無險之可依不蚤圖之竊恐無以豫備不測萬一虜以萬人侵犯安陸則我軍與之相持別軍取件落之舟糧道可以兼得順流南略則武昌夏口爲可深憂不知行府可以先成侯之來爲區處否至于黃州一路去歲申稟已詳更乞鈞慈俯賜照察千冒僭越不勝戰栗兢兢

某竊聞行府非晚視師漢上此固先務然聞蔡寇日急區區之見以爲此行猶可少緩要當嚴戍襄郢固守德安東

防武昌以須成侯之來然後鈞旆西引有如轡車遂發萬一德安而東忽有警報此既未有主帥恐失事幾愚瞽獻言敢乞恕其狂妄

與汪參政明遠書

某聞待敵之計和與戰攻與守而已也四者交修可以無敵于天下又其次者擇一而固守之然後事功可立未有四者並棄苟安朝夕以待敵人之自斃而事能克濟以終得志于中原者中興以來是爲極弊昔先大夫右史嘗爲趙相國言之曰今待大敵而規口不素定安危付之一決進退繫之臨時愚竊爲朝廷危之也近歲用兵弊則彌甚國之兵力況加怯于前時以此圖功烏能保其必勝此其所爲寒心喪氣廢寢食而憂之也爲今國家之計和攻之事蓋難言矣惟戰與守皆不得已而後動是特不可廢者

薛浪語集卷二十一

三

東西萬里雖分之大帥其董帥宣慰非公相則侍從之臣也戰守之具可謂略舉不幸事出慮表再募之內劉錡東弊吳璘西蹶淮蜀爲中流之臂今幾失所恃矣荆襄之地獨賴都督參政相公威德昭著鎮撫六師隱如長城折衝外侮安危之寄可謂獲有所託豈惟生民之福實宗廟社稷無疆之福也愚者之慮然有若可言者浮光以西商洛之東地非不遠也而嚴備未設胡騎萬羣颺散雲集而計略未定設虜乘西師之勝而耀兵淮泗窮中原之力而徑薄江湖批亢擣虛驚南備北我師奔命之不給而四顧纍然亦有可憂之勢矣事至而慮慮將無及及今先事數月不若早有所定料將帥之勇怯察地形之險易可守可戰豫爲之謀應敵之方較若畫一使彼計無所出則將送命于我生之殺之惟我所制比之臨事而動其得失固未易

以一二計也惟某官圖之某寒賤晚生初無片長之可取伏蒙鈞慈眷遇超邁等倫方當辭違庸敢効人之碌碌以孤恩寵于黃扉之下顧敢輒盡底蘊凡平時所不能自釋于中者仰爲某官陳之如蒙恕其狂愚不賜誅絕庶幾千慮之一得幸聽而熟思設爲宏規以澤天下則凡覆燾之內均服茲賜豈惟某一人獨被旃幪而已思報恩德不知言之淺深伏惟鈞慈財察大幸

與汪參政明遠

伏自湖口請違舟御適遭甚雨不得一望鈞光中心歉然迄今四閱月矣依仁印德可勝朝夕之私自惟位下人凡鄉也竊會樊楚得託鈞芘伏蒙寵遇推許之意良厚殊非庶幾之所敢覲此恩此報何日忘之昨自孟秋抵鄉竊知鈞旆至止臨海卽欲僭具函牘詢問興居而家貧乏人百

薛浪語集卷二十二

四

冗交至故區區之志有所未伸誠非敢慢想必蒙鈞慈洞察之也邇辰不審鈞用復何似大抵大臣遇合進退繫國盛衰動靜之間必與數會此不可爲時俗道而可以消息觀也大人君子立乎本朝患道不行去畱固非所恤某官鄉秉鈞軸視師襄漢適當逆亮南牧之際蕭劉二寇跳梁邊鄙當時諸道負宿望擁重兵者犇逃逋竄之不暇某官談笑而卻之如吳拱之奔襄陽自非力障頽靡則上游之地豈復有如今日又如變故之後人情安于故習某官力主大義屯田襄郢實爲無窮之利大音寡和宜眾人之不識也宿豫之事與夫出處之節靳陽拜待某官固已言之洞識幾先世所無有豈咕咕口語可爲輕重君子不可罔以非道公論行卽自明仰惟深造道眞處之當裕如也某自歸鄉關後雖人事日接塵坌可狀而無在官役役之念

始覺此身之爲己有亦懶者之私便但自動之靜乍然自適乃人情之常何足爲某官道然辱眷素至竊敢及爾敢乞鈞照某窘于寒飢秋冬之際不免赴調武林時方倒懸某官必非久于外者佇聆宰司之召別陳賀悃有如車騎未發尙當取道丹北拳拳之誠併圖面稟次□

與汪參政論邊事

薄聞虜以重兵戍許昌遣將攻皇甫倜倜軍無儲粟援兵理不可緩觀虜揭榜陳蔡雖若有善意然其姦謀詭計似別有指政當靜以待之襄鄧地連汝洛不得不以爲虞光黃屯兵不多尙當益備不識麾下諸將嘗有及是言者否此等進見尤不厭數如蒙賜之坐席接以溫言使人人自謂己親可以收其死力仰惟寬慈謙厚于此端不待言某違遠匪遙所見不敢不盡

薛浪語集卷二十二

五

與汪參政明遠

去冬趨造鈞屏伏蒙謙尊降接略去等威已爲過分重以燕犒勤縟下情不勝愧荷之私自爲一介晚生初無蟠木先容之紹武昌一見遂承願遇如此逾久不替退而循省何自得之有以見大人君子急賢好善之心誘掖後進雖營菑之賤樂就成之無所捐棄世衰道喪達官聞人不以富貴自驕已爲盛美況能下士而又假之顏色實爲曠世希闊之事力振頽風知有人矣如某微物何足以當盛意知爲當今之士得所依歸爲喜也息恩請違又復半年雖引領門牆怒如飢渴而滯畱錢水者再月稽延武進者歷時附便無從而記室之問遂闕如也怠惰之責固無所逃徒以雅辱賤知不責小人之禮有以自恕想必蒙洞察之也卽日中夏炎溽共惟浩蒼琳宮天人交相鈞候動止萬

福某區區之迹仰託鈞庇竊自夏初旋里卽欲走介詞問興居偶家室暴病頗危愆延遂爾雖然仰望星斗乃心未嘗一日不在赤城之下也武林諸緒大凡如昨言之非惟無益徒使人情遺憤所可慮者公論不立時無一定之謀士夫務快其私以權相軋邊庭備禦因茲而廢雖一時望人其名少稱其實其間號稱遺直素以勁正聞者察其所言不過矯俗而已施之于時未見其益虜情大略如是顧皆以愚懦待之比武昌同僚及寄居自湖右至者其言大帥經制雖不甚悉然其事亦可槩見如罷屯田一事率爾而行耕牛農具之屬散失幾盡朝士亦知其謬此獨事之細者又如議奔襄鄧退軍鄂渚雖三尺童子咸知不可而持之甚堅牢不可破李橫雖少直辭取怒然其議賴此而格況又虛驕自處下情不通某官既去之思不殊召伯在

江漢之閒也某鄉在臨安雖不敢求見當路閒有親故在列不得不一見之嘗爲某官詢訪異時飛謗之所從來大抵所傳皆妄要之言者以公子前揆路有所厚善彼嘗不利于己故率意而騁采之輿論則皆知其非矣君子之不可罔以非道理有必然者何足計哉何足計哉某輒不自量願惟受知門下苟有愚見不敢不布腹心臨海士夫想不無時造屏著者竊量其意不能不無所希大者不過宛轉欲求薦章細者亦各望其所欲某官守道不阿豈無拂其意者謫生觖望理所宐然顓蒙之心以爲不若一切不見之爲善也況爲大臣方釋事權平地風波易成橫議纖細之隙不得不防自非卻掃杜門謝絕郡縣小禮謝小人利口何自塞之某蒙被眷憐雅出倫等昨在錢塘逆旅偶有所聞某官廉節素高曾何足爲盛德累在某出入門下

聞之不敢不稟鄉非兼容廣納雖某亦不敢言也伏惟鈞
慈是監是察在今講戰未決待人而定某官至誠達道簡
在二宮召冊之頒相伊朝暮此士夫黔首引領而須者參
侍尙阻敢乞對時倍萬保合爲吾道斯民珍重

與汪雷守明遠

竊聞北戎講解議定誠可以寬目下之急在國家亦一幸
事雖然虜情萬變恐未必得其要領斷國論者平居無事
鮮能推賢讓能與之圖天下事卒有意外之慮則必遂循
退縮諉其素所難者與人竊惟社稷重臣在江外者其聲
名威著固無加于鈞望異時委寄斷可知矣如以宗祏之
幸徑還國秉格天之業由中及外蓋有不待言脫有事如
前慮則今莫府部郡地盡江表循江以北皆其障蔽如地
形之險易羅落之疏密將帥之勇怯兵旅之精惰有不可

薛浪語集卷二十二

七

不豫察者帷幄之論想已素定投機合變會當決勝于廟
堂疏遠之誠然猶有不能自己者妄陳僭說敢惟不賜厭
斥而采察之凡今之究虜情者例不喜聞其實圖邊事者
僞爲一切之計充飢畫餅財足自誑大臣憂國力之所不
逮者固無可奈何有如得志得時行其素蘊上之正君治
國內清朝廷下之澤物又民填安華夏是皆道學餘事當
次第而行之近時淺俗之夫類皆見不及遠方邊隅無事
則趨時鄉背歌頌升平一遇兵興則又高談克復其說信
美然實非今所宜至如屯田淮南所以守衛中國如鼂錯
何承天之所建自似可施之于時而人無或圖之此又大
不可曉者自治之說在所不論比聞大政有禮官失于探
討政府未能裁正者所繫甚大處之當必有方待人維持
眾論固有屬矣私心憤發不覺深言惟大度容之

與汪樞使明遠

某頃自丹工拜狀之後踣伏里闕問便無從弗復奉記籤
典中間嘗以姪子沿牒江東寓書以行已而得試上庠遂
不果進旋聞袞衣歸國正席西樞以爲旅賀盈門要非有
補故不欲隨眾人之後況小官待次諒當自繙輒以姓名
關達相府似非舉措用是蹟絕主記媿負何言微末誠無
所布露惟是巖瞻斗仰馳切于衷雅蒙度外包容必不以
此爲過比者伏聞超然遠引力辭公輔之位睿眷方渥顧
欲倚爲社稷之鎮優詔裁抑士論休之咸謂數十年來茲
事罕見詎止激揚薄俗直可詒法後世甚盛舉也某雅曾
出入庭庀伏蒙瞻寵隆至詠歎喜躍豈易論哉然而區區
之情私憂過計輒有管窺之見偶不同于眾者欲遂緘默
則思異時受知之厚苟爲有益鈞聽不當以嫌過自屏絕

薛浪語集卷二十一

八

故効惴惴伏惟鈞慈采察而審思之如君子之所爲非小
人之所識者亦惟曲賜掩覆恕其狂易伏自某官趨拜歸
詔始以十事要說九重雖古大人正格君心何以加此士
夫引領日遲台席之正乃聞尙縮樞軸增重本兵有識之
情頗復疑怪之矣仰惟明謨堂陸密勿萬微必有至覲至
深非天下可得而聞者四方之人想當陰受其賜人情不
能知感造化曾何取于文成房杜之門哉竊惟自更官制
以來右府不置大使閒或除拜則非元臣不居由執政躡
爲之蓋前此未有一人所以寵正樞極人意其旨自有在
某官徊翔引去可謂進退有節勉爲畱處彌見從容然思
今日之朝似可一言而斷有如君臣道合足爲明良之會
興起德化正在今日設不至此又何疑焉誰無功名之心
于所不可則當以禮爲重雖古明聖寧易是乎日者獻贊

之初能如姚元之司馬公之舉從違自可立見若不得已
宜可一如富公在治平閒牢辭故事不以三公易介在某
官固優爲之不然日又一日勳庸未著善人失望易成詆
訾人之多言亦可畏也過涉無咎猶爲不益于人卽今日
以觀方來可不占而見矣敢惟不棄堂下之說少加軫念
所繫匪細不可忽也尋思此來頽靡之俗士夫以言爲戒
受人虛己居顯位者尤竊難之某非以舊沐大恩未嘗以
言得罪仰知某官包括之量安敢及此率然披露心曲不
思深淺之避未知鈞度宏廓果能鑒其狂簡也邪未見顏
色厲切薰心賤賸常儀徒爲塵瀆不敢以此干汨伏乞鈞
照未期侍見伏乞若時體道懋毓太和以爲社稷無疆之
休佇調中鼎慰此黎庶不備

與汪樞使明遠

薛浪語集卷二十二

九

梅霖蒸潤其惟浩菴琳宮優游里第天寶相之鈞候動止
萬福伏審超然遠覽解去政機難進之風高視前古仰惟
慶慰竊以公輔之官尊榮莫二先賢雖以建功立事而聞
人名士昧于幾微恍此空名失其所守用招覆餗之累者
其亦眾矣孰有對掌大鈞之臣睿眷方寵中鼎虛席而能
力自引去四方之人想望風采咸謂鳳翔千仞無以復加
雖雅不知我公爲人于此無不心服稱嘆是可賀也雖然
君實去矣如蒼生何疏遠狂生所以爲時而喟也伏自鈞
旆分正別都之後某以貧甚不能專介詞問起居嘗于便
中一拜稟目行者中道輒返持以見還及聞宥密之歸某
以寒微不欲通名相府且謂旅賀無益不復上牋後以淹
久西樞人士不無二三之論某不敢自顧形迹竊嘗奏記
仰贊見幾之作迄不知浮湛未審果曾干鈞聽否意者某

官進退之節上通神明天方錫子善人故非惰惰寒人可得而與微蹤寢若疏外愧負多矣惟有拳拳之誠未嘗一日不在屏著之下也鈞慈遐察不以深見罪乎永嘉時有山東人歸言北方翔倉糧水軍厚募以收江海亡命且營戰艦疏漕溝閱步兵教強弩雖未必誠是然以人情料之必無久和之理何者前時尊事胡虜蓋以驕子奉之今所欲必隨要以信誓彼尙寒盟首事不以爲難今雖屈意如前間罇多矣大酋沈鷲既不與前主同其不請盟必以我爲厭于多事一遣使介足令上下解體以待彼之事集它時大舉不爲造端觀其篡殺之謀亦足以見其謀慮之深也吾國太平久矣民力單匱今年又復霖潦秋稼必損無事尙可過此奈何某官之去闕廷德望彌洽袞繡旋返斯人蓋翹企而俟嘗論平居少事從古難于用賢恐懼之求

薛浪語集卷二十二

十一

進若寘諸懷者其必然之理矣如不得已甲兵糧倉猶可隨急取辦所深患者無才之用耳世以居閑當事比之棋弈動民于靜故謂當局者迷頃張魏公在湖湘天下意其知人必富起無應時之用物望闕然勳業聲名隨輒掃地某官碩德重望爲世尊仰謝事高舉安得忽然于世縱公兼忘天下天下將卽公矣均逸居閒無非暇日是可益懋經綸之業稱量人物茲也其時無求備于一人此周之所以收八士之用近來責人太備掄材不審位寘乖迕故不聞有適用之才某以爲從古才難何但今日略其所短誰無一長絕利一源則雖聾瞽之人視聽猶十倍之蓋以驅羊而使堯舜曾不若一小童韓滉掌鹽鐵時有故人子上見滉命之飲察其才無所堪然而終席身不動搖未嘗旁睨而語使典門禁危坐府門而卒吏無敢擅出入者用人

如此世寧有棄物邪今誠賢傑英錄它日隨才之用將無適而不宜古之良醫所以收治口之效者以其蓄藥良備且知所以爲方起死之功初非一日之積蓋如牛溲馬勃皆素有之雞蘇豨苓有時而帝事之闕用乃見其窘然則藥籠中物儲蓄可不素邪相公稱物觀人近同衡鏡而某又言之者實有望于勉之吐握之勤惟幾常以自廣二聖凝行如此公豈久外者邪宰相職在命官上而正君正國進賢退不肖下攘外侮以澤天下者非人無自集也苟觀者見事常審某何敢自謂之知起爲蒼生直庶幾于大人君子而已伏惟鈞慈少加軫念宗社生靈之福也某有言狂僭似教大匠之斲不敏之責亦惟寬而察之某歸自武昌及今正三歲矣雖窮居閭閻曾無官守之責得以修理舊學良有樂處然而口姪皆已及冠會指猥多伏臘不供久無祿食之助而金華官次尙兩年餘爲吾有殊殊若可累然思世蔭卽不我逮益未能無妻子之畜以斯自處亦聊可以安貧雅辱瞻憐故敢道其蹤蹟末期承望几鳥伏乞爲時爲道保合太和願俟衮衣之歸慰天下望

與汪樞使明遠

拜違履舄忽三見春引領崇墉如隔霄漢迺心瞻跋朝夕以之伏自分正別都嘗一奏記行李中止弗克上通後承牢讓機衡又憑叔祖侍郎便行拜狀旋聞琳宮得請復因洪丞相垣許敬授僕附問起居既邈不知浮湛府第逾遠家貧不辦遣力有同自絕恩門略其迹而察其心或庶幾乎雅量之兼容也卽日炎夏鬱蒸其惟弭節維藩神明所相鈞候動止萬福竊以宛陵古之重鎮于今輔郡之雄比朝重臣然往均佚茲地是來開府禮則宜之雖然贊相彌

綸之才誰喻公者剖符尙爾豈聖時求治意邪衮衣之歸
想不遠伊邇也某輒有淺近之說敢薦几格之前嘗謂于
民爲親莫如守令令職卑賤制不由己爲民夏屋惟守能
之故自出鎮大臣下至銓補之吏雖官有貴賤其爲守郡
一也撫字之職寧當有二事哉邇來貴人守藩移于崇高
之習養重絕物比比有之平易近民所未之見責以吐握
之事則古今異世矣夫自處太高則下情無復上達不與
物接則于利病何所聞知是故小人得以蒙蔽爲姦發政
動多過舉人情赴愬無所則怨謗之所生使人不以君子
之道期之豈惟處己之過民社之寄寧不負所託邪樞相
出視六師內顧樞轄待人接物尙乃溫溫其恭以此偃藩
謙尊可想而見卷卷之望猶願常以周公自廣戒于諸公
之作則下情盡而百事理小人無以阻閑于其閒矣比年
理財諸公設爲奉上之說侵漁至于竭澤郡縣習以相高
至民事則緩之殊失所謂奉上理財之意爲國深計可爲
憂之所賴名臣力變澆俗嘗論下苟信服財且不勞而辦
居上而能節用此理財之本也卽哀斂以充裕整之用亦
何庸窮盡哉某前拜番陽稟目嘗以平居無事可以收拾
人才溷瀆聽聞不知果曾達主記否今日廟堂又與前異
人情疲于金穀之間則于其它執不暇講樞相名德兼重
夷夏聳服揆之事勢寧久外邪在藥籠惟幾多所采納以
待適時之用立邦家之基某不勝區區大願如此非公至
誠好善某亦何敢切切怛怛至于是邪

與汪樞使明遠

春閒便中伏蒙荅賜鈞翰如侍函席忻如之何然惟丹工
請違忽復六歲引領牆仞有同川流百折而未嘗不在東

也竊聞士夫之論謂所以治宣城者威而不猛和而不流今吏之良已不易見大臣出鎮永有譽者尤爲希有孰知政所自出蓋非眾人擬議所到大賢居之固裕如爾非徒下吏私喜社稷爲有望焉甚幸甚幸卽日仲秋鄉涼共惟黃閣燕清空民豈弟天相神佑鈞候動止萬福某檇散之質曾無毫髮所長固已絕意改官夢魂亦所不到蒙恩召對冒榮京秩顧惟學術淺陋而于應對進退尤非所能無以感悟天聰祇增媿惕實王樞公明之舉其爲矜憐推挽之賜有所自來矣中心銘感何日忘之然而待次六年典質以濟之官就道承命于行欲進趁起退固不可不免走介情告政府求終金華之任遂自富春捨舟問道餘杭寄家延陵以就親戚辭不見聽黽勉此來叨竊覲顏厚如重甲蒙恩補縣諸公雖以闕許之然殊無闕可填又須數年

薛浪語集卷二十二

三

之待幸脫選調言之如無厭足久貧失祿亦茫然未知糊口之計前此精力盡于作縣其可再乎冒昧居之曠敗無疑矣風蒙愛憐敢訴冒臆某是來皆荷諸公前席察其人物極一時之選也天下重任要須擎天之力而後可辦王樞雖有大志朝中號爲得君以某觀之未必然也王能奮然撥去常俗偷安之計頗及邊防備禦羣吠所怪至以用兵迎合非之微扣其端不爲無意于戰某嘗謂以中原爲不可復者不明乎古之道以爲便可復者不明乎今之執紀綱未振人才未富子然孤立人主未相傾信而能勳業成就古未之有國力如是其能濟乎某雖嘗告之言輕終恐無益樞相賓主道洽能爲天下發一言乎某比者竊聞力請真祠喜于進退有禮章不再上當有說也衮衣不歸而久居輔郡雖未害于君子之度不若以義命爲斷使天

下有觀焉仰知道德之存心故敢贊以決也道途之說舊
相以憂去者殆將有奪情之命惟今中鼎虛位負物望者
無踰樞相乃睠在彼似非人力待命相而後請必恐涉于
浮議期於必得而去自無嫌也狂瞽之言惟所財擇云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二

薛浪語集卷二十二

一四

良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三

劄子

淮西與周侍郎書

必大

某去歲之秋趨召京邑以未朝謁諸公都未克見侍郎初無一面之雅何所聞見先枉車騎臨訪逆旅強相拭拭延譽于諸公間畱官中都惟此之故以門庭之清峻某日被延接又愛之如手足視之若交朋洎假節之行凡所以爲忠告善謀者無所不用其至啓途之後非惟室家日被存撫而蒙念慮羈孤之跡賜問朝夕相繼雖古王公待士何以加此交情之厚殆未之覩某小醜何足當盛意邪自媿妄庸曾乏一言之助慊焉內顧負負何言自齊安奉書者還伏領回教之後嘗三附置拜狀皆不克關聽覽兒姪以都不知台旆所往盡畱之于家某雖有承問之心亦不克

薛浪語集卷二十三

一

知所寄也旋聞去國兒輩遂不及送聞之惘惘宜蒙不以怠慢責之伏承出處之道綽綽有裕其視近時名流尤更合節不敢有姑息之愛敢以爲賀雖然晉公去矣如蒼生何某碌碌疏賤甚恨不得追逐孤君子後塵然亦不敢輕躁動歸心卽數月之後遂當求一外補京官俸薄非私計所便淺中狹量詎宜久在都輦獨行踽踽復何聊賴但苦無人借助有請之爲難耳齊安合肥賑糶各不過三百四五十戶餘雖萬計皆客倉主家在民猶在官也用度方窘復不欲強收之壽春有歸正數百家十年請佃不得不免括取包占未耕田畝均給取彼于此在土人能無得失之患而亦不可謂擾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不識台意以爲如何某本擬中夏東歸近又得旨覈實二麥禾稻略無可以稽據不過取其稅籍考之文具之事雖有所不免然

在誕謾之喙誠有不可罔者此外別無可著手處只得爾也諸郡文書略皆來集季夏上澣或可東泛恐欲知此端緒故詳及之不能推廣主恩媿于期望多矣傳聞旌車已歸廬陵甲第故因景望便郵伸問啓處庶幾必達不暇郵浮湛也令弟光膺召節伏惟歡慶某未被斥汰尚可求侍都輦尉懌之至台眷上下伏惟均受繁行

與張左司書 杖

卽日秋氣澄肅伏惟徜徉閭閻台候神相萬福某先君右史先伯待制皆受知于先正忠獻致位從班辛巳歲某備縣鄂陵伏遇元戎卽鎮金陵得迎拜于蘆洲江步時已昏暮伏蒙略去貴賤等威賜之坐席溫言慰藉詳問存沒區區感戴鑿寐不忘伏自忠獻薨背某僻在海濱都失奔問徒切慊然比年待次毗陵日聞左司以道學爲諸儒唱告

薛浪語集卷二十三

二

猷悟主幾振吾道非獨爲先世私喜實爲善類公慶某方辭審察之召雖恨不得握衣几席而友朋陳君舉輩仰荷予進獲聞至正大中之論所幸已多且蒙不察其愚乃欲力相汲引某自顧觸藩之久懼涉其怪又貪承教去夏遂謀入都以欲一見鄭景望吏部取道宛陵忽聞出鎮空春行次茗水亟與林擇之秀才疾走吳興郡下至則謁舫已西到都乃知謀過義興枉道臨訪差池至此彌更惘然合弁之難一至于然而千里明月奚遠近之拘邪某自去秋中備數京輦雖與伯恭子充親洽然以人情益薄不敢顯白相從到官之初一謁當路是後弗敢復見至前忽蒙假節淮西恩恩徑行以臘月中旬至部江饒流移旣已賤之無及而淮北歸正無非守將之欺小人黨與強盛不敢顧身三以實聞僅能寘之于理過元夕至江浦始與趙帥

俊民收流移之未業者爲官莊以處之齊安二十二區合肥復三十六圩之舊各不過三百四五十戶其餘土人招爲客戶無慮數千人情不欲聞官所籍止三千五百戶主惠至渥不能有所推廣不學無術臨事乃知其累所甚爲朝廷歎者荒田蕪于包占經理害于無謀歸節之際不敢一毫隱也聖恩過厚職秩皆蒙超次之除還都百緒一新進退方谷偶吳興闕守驟蒙中旨之授用踰其分誠劇畏悚而在一身出處私計雖自爲謀不過如此然而近圻名郡千瘡百痛甚非綿薄之所宜居況又蹤跡見目于人危如秋葉吹竽鼓瑟孰非孤露未知所以善後惟在我者不敢不勉是外付之造物人事詎易必邪念未參識宜當道術相忘竊思記問不通人情有所不可輒盡底蘊庶幾有以察之復念古今異時變態萬狀謂非在己無惡無必于

薛浪語集卷二十三

三

人用能觀感化服異端會將有濟騰口無益于事祇招謗譬適以害道有矣要當深思密用退藏是乃待時之計鄙見如此不識有取于斯乎辱以聲氣相求無惜鞭其不逮至懇至祝某復有少稟先正幕府所繪被邊形勢頗得表裏之要輒欲就乞傳本以廣未聞人旋得蒙垂示甚幸台眷上下均受如山之祉湖中有可委者無巨細辱示某去就之誼未知當作何處且欲爲卒歲計不識可乎可以警其愚萬乞疏示承晤邈未有日敢祝加滄進業行以大學光明于時

與朱編修書

熹

某忝嘉之世先子舍人嘗從文定胡先生學某少失怙恃世父哀而字之未冠世父亦亡迫于婚宦家學淪替掃地非復遺餘竊不自量念弓冶之將墜痛策駑鈍料理書業

雖夙夜兢兢惟憂間斷其如天資凡下易爲廢闕狂奴故態每每投閒而作自治不給乃與事物應酬方寸勃蹊動輒傷事士夫喜以目聽謂之曰能豈不自知但無可入耳思得有道取正俚俚然未知所之竊聞講道甌閩作成善類鄒魯之教西洛之學彷彿尙猶見之正始之風何意復聞于此喜幸喜幸所恨一官匏繫願掘衣而求教未能也飢渴之況未足形容願見之心久欲奉尺口之書疑于無因而至念拙士夫之後益以聲氣相求必識面而後交歲月不吾與也鄉人鄭郎中景望某所畏事者林擇之學于門下嘗與之進景望辱知遇矣某過景望因獲交于擇之擇之弟擴之見訪吳興自言亦門下士不因其歸求教幾自絕爾在禮士不介不見茲某庶幾焉者琢磨之賜繼今方有望焉某不自詭交之淺敢有謾聞之獻伏審明揚昭

代屢賜弓招引義牢辭不忍屑就此固足以廉頑敦薄誠近世所無有區區之見竊有所疑仲尼出處周旋某謂盡可師法他人過與不及以爲賢則有之曰可通行非中庸之道也居身過厚高目斯人不一援手拔毛此邈世絕俗之士意非執事所與今百姓病矣惟明于醫國者爲能再生之聖人于魯定衛靈未嘗不切切于遇納約自隔要非一日之積必若伊尹之學恐不可以望人于秦漢之後也某守身不固已失足于時矣通記之初乃効鄙夫之見取予皆未必是尙須察而聽之必不可爲徐去非晚伏幸念存湖學權輿于胡安定本朝人物之盛由來造端于此今也齋室如故流風泯滅某假守無術日夕疲于期會困于鞭督雖戴星出入曾救過之不暇教養之事未遑議也未知何以處此準幾不屑教誨或能黽勉從事尙有補耳何

當觀見一洗我心伏祈進德惟時頤養蒙正以斯道光明于世

又與朱編修書

卽日新春尚凜伏惟養蒙鄙里自天祐之台候動止萬福某仰德之高聞風之說于今蓋有年矣且無因而前無介而見有所不敢去秋林擴之見過具道其兄擇之不以某之庸不肖亟以姓名誤聽且蒙誘掖之意以故忘其愚且鄙也輒冒貢以尺書仰蒙大度納汙不見誅絕教翰寵荅慰藉瘴卷自顧何人奚以取此感媿之劇未易名言海喻諄諄仰見嚴于出處之際某滔滔昧進固不足以知此然而仁人蒿目其將如蒼生何將毋有莘之耕必待禮而應也某意無可無不可不猶愈于甚邪想惟不拔之潛決不以狂言動愚見如此其敢有隱情乎丐一思之勿以人廢

薛浪語集卷二十三

五

言也下問湖學其興廢之所由來誠如高旨甚可惜者異時作人之地今爲利害之場與刑名之習耳慶厯所取則今學規與夫作院制器之法故府焚于延火求之略無可證詢之耆舊亦無存者惟聞學之齋館與伸道義勝澡德誠明四齋爲安定舊名餘不可見時雖分藝以教蓋初不以名齋士雖學書不廢騎射琴瑟今齋館中射堂尙存泮池之旁猶有樂齋之目門人之盛後皆纓名登科記中學中舊存當時賜書與孔子伯魚畫像亡軼殆盡比方略整齊之此外無傳可爲傷歎爲之師匠某何者而辱望以此耶然與朋友共成之不敢不勉方懼罪斥詎能如所欲哉教以安定之傳蓋不出乎章句誦說校之近歲高明自得之學其効遠不相逮要終而論眞確實語也某何足以知此蒙誨之及故敢言之子路何必讀書孔子惡其佞子夏

必謂之學不可謂不知言二者豈無說邪昧者益少思之
嘗謂翼之先生所以教人得于古之灑掃應對進退知其
說者徐仲車爾餘子類能有立于世是皆舉其一端介甫
詩以宰相期之特窺其緒餘耳成人成己眾人未足以知
之且君子道無精粗無小大是故致廣大者必盡精微極
高明者必道中庸滯于一方要爲徒法徒善漢儒之陋則
有所謂章句家法異端之教則有所謂不立文字稽于政
在方冊人存乃舉禮儀威儀待人以行智者觀之不待辨
而章矣民之秉夷向也明于西洛今焉泯泯舍門下其誰
取正傾囷自獻庶幾擊而發之母惜鑪錘痛加橐籥尙祈
階以有立免爲小人之歸此區區所望于下執者萬丐哀
而藥之胡先生言行錄范滂夫集謾備藏史輕瀆至媿程
易胡易郡有模板不敢獻所厭馭林擇之書以浼門吏丐
求端便送之

荅尤溪石宰書

啓

某僑寓延陵獲聞武進之政與朋友交又知淵源之學悉
臨下之有本恨承望之未階顧無因而進前不敢造次修
記林擴之見訪遠勤先賜教畢承摛謙之過厚蒙期待之
非宜退省其私洒然汗背某不省嗣先人之遺業奪于急
祿舊學委地雖日勉加淬厲如頑頓何若新安朱丈張南
軒呂博士之賢皆無待而興者某且不敢望其涯涘迺以
諸公望之責之其還濂溪西洛之風何可當也左右以聲
爲律擬人必于其倫某豈不自知猥欲眞諸爐炭之上荷
眷雖厚然非愛人以德之意也尤溪雖遠得賢者父母之
致士興賢一方幸甚某將命亡狀會無毫髮之補叨冒重
沓遽有雪川之命力小任重未知攸處湖學國朝人物所

起惟故館在未知教養之道殊無術以興之有可警督其愚無惜規誨乃荷方今善類牢落之甚如執事尙淹遠邑某不幸失足知曠敗是虞耳何當承晤寫此願懷別紙之多非我輩往來之禮不敢遵也

荅沈縣尉書

焘

道周之別轉首更年緇染京塵日蔽薰塞思挹清風一浣濯之而不可得鄉望當如何邪比者于交游閒備聞學力甚進議論日新駸駸焉純亦不已之風覺我形穢甚矣健羨健羨何當覲面以釋羣疑某自去八月在都三月不見當路始者意若相向自是浸覺已疏至日後使淮甯至則冬杪才力短淺不能推廣王恩況已後時流亡漸定過合肥修築三十六圩之舊齊安置官莊二十二區來者哺以路糧至者處以廬舍牛具之給種糧之賜計費緡錢不過

薛浪語集卷二十三

七

二萬米六千斛二郡仰賑糶者通不滿七百家大姓以傭客徠招餘三千五百戶前此轉徙襄漢與復其田里者不知幾萬家也所立祇此言之可笑主上過相期望再被超躡之寵氣不及定割竹吳興受之不辭可無慙色茲蒙警教之辱尤益覲顏願淮甸時有所發擿者所論薦往往任心而舉惟功罪之所宐不知其與貴要背馳憤悻之甚歸對之際竊慕詩人詢謀諏度之旨循行所見具以實聞縱論及于蔽欺爲此大怒適當一番遷改之後獨行覓覓方擬求補外于二三月之間庶無潔去之迹主上不察遽以輔郡處之得之如昇仙然其暇他顧諄諄之喻極荷愛予此事景孟固嘗言之妄意今日朝家不可謂弱正患眾人蓄縮賢者自處之高以故狂妄之徒得爲欺誕國勢日以微削須得天下其維持之觀于孔氏不復贖人之譏以爲

不當形迹之累是雖入于自恕猶幸君子識之吳興浩稔然實空匱其不可問都鄉互有絳薄處此自知手足之露將重得罪不知何以救之某惟喜讀書深不好米鹽細故爲郡則當反是不得不勉雖日強加鞭策如不進何湖學經始于胡翼之先生今惟齋館在爾本朝人物權輿之地文獻無足考者年來法家之學卻有師傅士大夫之家知習此爾狂瀾旣倒未知所以回之更須日月圖之不可則已儻未罪斥尙望爲我籌之不徒惠此一方所關端不細也

荅定遠于宰書

後

某向者僑遇延陵竄迹農畝士之賢者都不克見比來假節淮甸環走三千里經城邑以二十數雖識見愚闇不足以知當世士然求長人之吏有以獲于上下如左右者曾

薛浪語集卷二十三

八

未之得自至封略得左右之治于民得左右之才于郡意謂非苟爾也方將退而察之旋返借途伏蒙采聽之過示以長牋發語驚人術業純正熟復降歎不能己已泊安承教備盡條理到合肥郡以語方帥幕屬同聲交譽如出一人乃知天下未嘗無才亦不在遠蝸宿田里失親炙于數年之前爲可尤者然所獲亦多矣惟是學業蕪短旣不足以仰當期望恩恩竟決奚寫我心以左右之力之賢見諸小試已有滔滔不窮之勢加之好學不倦不恥下問某且將北面乃欲有資于我過矣古人之學固非俄頃而可効大抵文章之煥事業之偉無非由此出者才者時乎出入要非根本中來不有見焉非基德之具也心之精微不能宣之於口纖煤寸楮將何自而陳之某匪曰能賢每思益友良朋誠不多遇辱許之以交好覲共由斯道爾請違逾

半月矣嚮用何如置中祇彼剝誨仍示圖經石刻珍荷某
已分遣人督促諸郡只待文書之集便謀歸計儻逃罪戾
天申節後遂到濡須不過季夏東矣方賒面命修報徒有
依依

荅陳同父書 亮

某自戊子入都得左右之文于景望四三哥之舍于四三
哥王樞使聞賓從之學業氣志每以未及識面聆警歎之
音爲歎及趨召道宛陵四三哥寄朋友書二其一左右一
君舉也洎訪舊知于學則聞二陳之名籍甚京師旋沐從
者訪臨獲親名理之益從知名下之無虛士諺非虛語私
以得與從游爲喜已辱開懷傾寫臨途要無可道然而別
不及面寧無惘惘被教敬審卽日冬序正寒溫侍有相尊
候萬福學官秋試遂遺賢者士夫不能無恨得失有命時

薛浪語集卷二十三

九

運故應然邪鄉使舉無雷才則何以爲造化但在我本無
患得之意未始低頭就之則吾同父之失較之君舉之得
亦復何愧冲天驚人之軒奮豈有遲速間哉體用之誨備
認高旨某何足知此然不敢以不敏而罷夫道之不可邇
未遽以體用論見之時措體用疑若可識卒之何者爲體
何者爲用卽以徒善徒法爲體用之別體用固如是邪上
形下形曰道曰器道無形埒舍器將安適哉且道非器可
名然不遠物則常存乎形器之內昧者離器于道以爲非
道遺之非但不能知器亦不知道矣下學上達惟天知之
知天而後可以得天之知決非學異端遺形器者之求之
見禮儀威儀待夫人而後行耳苟不至德誰能知味日用
自知之謂其切當矣乎曾子曰且三省其身吾曹安可輒
廢檢察且不知順帝之則者古人事業學不至此恐

至道之不凝此事自得則當深知殆未可以言之也以同父天資之高檢察之至信如有見必能自隱諸心如曰未然則凡平日上論古人下觀當世舉而措之于事者無非小知諛聞之累未可認以爲實弟子事物之上習于心無適莫則將天理自見持之以久會當知之洪範無黨無偏大學不能其正真萬病之鍼石獨無意于斯乎某非曰能之冀共事斯語耳葬議甚遑近過伯恭不遇尙須續報誌銘某豈敢何故舍四三哥發潛德之幽光某愧焉多矣妥齊銘文本欲相名如周公之與君奭君舉以爲君奭王事表德朋友之誼也名近師道有所不可不然何惜一換試更思之某碌碌素餐強顏畱處于朝家亡毫髮補未能決去爲愧同父望以世道譬如覓金子窶者何不知我之深邪輪對當在來春只等一見後求外補州縣差可及物尸素欲何爲哉不足爲人言之恐欲知何所向爾

薛浪語集卷二十三

十

荅石應之書

宗昭

古人以小學訓習童蒙皆大學之具也大學之道但神而明之爾小學之廢久矣爲大學者失其養心之地流于異教不過空寂之歸開物成務之功宜無望于賢者但令良心不泯天理豈外于人邪反而求之莫若存其大者積小以成其大是又不可忽也惟能平其謂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復六情之未發心不失正良知良能其何遠之有乎用之讀書用之正身用之事物與人皆是物也非能洗濯心源蕩除舊習滌去小智之鑿全吾天之聰明塵垢隨生猶未艾也孝悌忠恕無非發吾誠意之中况小者乎况庶物乎帝典以聰明文思稱堯洪範思睿作聖書不他道曰欽曰敬而已無小無大是爲得之第能用志不分則精義入

神矣某學雖不足以知此嘗聞諸君子矣素絲何告願無
以人廢言也

與喻郎中

樞二

去歲抵城闈兩侍座席重蒙旌車臨訪雖得承奉音教寔
獲我心而恩恩拜違益深快罔旋歸村落不敢以無益之
記塵溷主書妄意當然非敢慢也斗山之印三秋何足多
邪某有愚見敢瀆聽聞故丞相安邑先生忠獻趙公前輩
冠冕扶危定傾勳在王室不幸遭罹讒嫉放死海嶠私史
之禁仿佛焚書告訐之風不幾削跡公之功業混沒殆亾
傳焉近鄉人陳傳良秀才識其孫于新昌訪以遺書得公
自爲墓誌獨書遷官次第問其事則不知劉東嘉夙掌著
作時述名臣傳求公行事一無所得愾憤之極拊几而跽
爲名流嗟惜如此及今聲迹未遠故老仍存冀而錄之尙

薛浪語集卷二十三

十一

可十得四五因循愈久將甚于今後人指擿先賢必有任
其咎者伏思當時人物惟郎中丈及徐侍郎胡侍郎汪尙
書四人寔爲耆舊汪胡後進無易郎中丈及徐侍郎者自
丞相公去國先大夫與時宰廷爭得疾下世士夫爭逐時
好挂冠而去惟郎中丈一人忠獻之薨無敢會其葬者郡
吏承望風指至用私釀逮捕忠獻家人郎中奮不顧身不
遠千里臨哭其墓時宰爲問以寔告之于忠獻公可以爲
無愧矣竊惟伊尹之事非臬單莫能訓問禮周室舍伯陽
父將安之忠獻出處之詳讓而述焉附見諸公之事繼沃
丁之作接柱史之告其惟郎中丈洎徐侍郎乎有如尊年
倦于簡削汪尙書老于文學也又嘗爲忠獻公所知足
可與共成之唐韓退之柳子厚與張睢陽段太尉初無雅
故尙爲傳蓋其傳上逸事于史官古人之于前賢懼其埋

沿乃爾忠獻于郎中丈知己其何辭乎某方貽秀州鄭伯英判官書屬以此告徐侍郎尙幾一二老成存神故寔慨然則筆俾後生有述焉其爲訓益來世大矣不識台意以爲如何云

鄭景元書屬以語徐侍郎者略同

但字君舉賓之爾

必有任其

咎者之下云伏思當時人物惟侍郎丈及喻郎中汪尙書胡侍郎四人尙無恙郎中疏矣汪胡在一時爲後進公所尊重無易侍郎丈者昔先大夫與侍郎丈俱爲忠獻公所知遇忠獻鎮東澗侍郎不旋踵又去先大夫爲忠獻稟目字侍郎曰稚山去矣某其可畱因與時宰廷爭得疾還舍遂弃諸孤思之痛心不忍復道竊惟伊尹云倦于簡削知府固大手筆足可口授書之云某于侍郎爲通家子外舅孫帥亦與侍郎父子厚善某皆曾參

薛浪語集卷二十三

七

拜然不敢率然冒貢函書懼無因而至前重得罪于門下因見爲以愚意白之所望老成云

人還祇領報章辭情諄復忠厚之意形于外言感服歎歎書不得宣某晚生不及多識前輩典刑之訓于老成人見之矣甚甚幸稟目見賜非所以蒙簡牘章程抑損皆過將由事父之執未至謙尊所以督教之也反復榮翰愧汗亾極卽日首夏云某昨者不自揣度竊不自知其後進大懼忠獻公風節蟠準天地隱而未見後生何述伏見郎中丈人與先大夫一時諸公俱爲忠獻知重知公之事爲悉自先子歿忠獻諸公相次淪謝郎中獨享高壽意天之未喪斯道欲以載述之事託付于郎中乎以故竊敢薦言所願及時有所記錄伏蒙賜報忠獻家禍皆得之而未詳者茲乃備見首末讀之涕下天不相道一何至于此極邪條

例盡能如此之詳忠獻諸公爲不泯矣意者郎中有所譔述未欲顯行于時某竊謂不然書之流傳常若不廣孔氏兼藏屋壁孫盛播之海外然今六經晉史尙多亾佚況密而不出卯要在傳信闕疑使聞見之所及者有所攷問以信君子之道但不至如崔氏國紀之過則懷子何卹哉萬幾以身任之母復多讓勿輕付人之戒蓋謹之也雖台意爲甚遽某小子何足爲輕重乎每思舊事散落天下非得當時故老各記所聞諸公施爲必多遺闕矧惟事有本末難可厚誣司馬謗書何損孝武李衛公操縱中人之術寔自牛李之黨書之某以謂雖非其人未足爲害名志世不多信若晉文靖謝公有碑無文蓋足以見其賢前事之非何足靳也小人之見不識台意以爲如何何當摠衣几格之前細論此事居貧難動徒罔罔爾友朋見過乃吾人之常傳言過當至于上達聽聞吁可怪也某茲冒恩寵游蒙命召寔資誨飭揄揚之素知愧知感願惟學術淺陋前旣亾補受爵不讓迄今慊焉人不加賢頭顱可見而復貪榮舍義所不敢也已告廟堂辭之期于得請乃己未繇

與喻郎中

閒者遣力入都附拜函牘其歸值都騎方出不復畱俟寂不聞問又兩月矣念欲扁舟圖侍函几庶款名詎求厭飫所未聞屬以臥病彌月方且力辭旌命而仙邑當道又里之重臣方承顧遇嫌涉瓜李未果如願悵怏殊劇沈上舍便伏辱台翰存撫慰憚交至忠獻遺事乃蒙惻然軫念斯文之不喪繫丈人是賴生能一其朋類歿乃紀其德業雖忠獻去國不能盡公之用端不負知人之鑒矣承許博謀詢訪廣記備言真古記之法必使一時遺落乃爲盡善金

陵猜聞似非人力所及其初忠獻不能不疑此老而門下士多不謂然雖忠獻持之甚堅然不能遂平江過闕之際先大夫知其心隙嘗諷忠獻不果從也又正人不能得之秦氏豈非天耶某曩在閩嶠聞忠獻之南以嫌雖不入城當時黨禁未嚴泉又福之支郡二公交情于此加厚乃今知丈人之力不勝欽歎嚴州頗聞畱意學問未之識也汪尙書補外吾道爲有光矣然善人繼去將如蒼生何某本以興化薦召如聞相期太過有非力所能任者故辭之似今不當復行幾得請乃已爾竢聞報罷當謀趨侍矣即日云

沈應先 有開書

君舉相見所談謂何得無多過其實大抵愛之不知其惡何容盡信諄諄之諭何敢當也某所行天下閱士多矣好

善篤信道深求如吾應先者曾未之見然而以此見望近乎不知而作夫人未能爲己安能爲人某之自爲若何其何以承盛意然聞責善朋友之道于此不當有隱又不知野芹遼豕不見笑于大方之家乎自大學之不明其道散在天下得其小者往往自名一家高者淪入虛無下者凝滯于物狂狷異俗要非中庸先王大經遂皆指爲無用滔滔皆是未易奪也故須拔萃豪傑超然遠見道揆法守渾爲一途蒙養本根源泉時出使人心說誠服得之觀感而化乃可爲耳此事甚大旣非一日之積又非盡智窮力所到故聖人難言之後世昧于誠明明誠之分遂謂有不學而能者彼天之道何與于人之道致曲未盡何以能有誠哉孟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之說雖非聖人優之柔之使自求之之意學者于此從事思過半矣顏

氏之子其過與怒盜與人異不可及處正在不以怒遷不以過貳一節法守之事此吾聖人所以異于貳本者空無之家不可謂無所見迄無所用不知所謂不貳者爾未明道揆通于法守之務要終爲無用洒掃進退雖爲威儀之一古人以謂道無本末者其視任心而作居然有閒然云文武之道具在方冊其人存其政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要須自得之也學不至于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竟亦何用有如未辦澡心藏密莫若去故去智古人言讀書百遍其義自見未易以淺近奪信能反復涵泳會當有得得之小大則繫乎精誠所至時文稱于一經之內有一言之悟則六經之義燦然矣不可以人廢言也事非筆舌可道而言之不無羅縷遐不謂矣政須體悉不足爲它人道也喻丈書承寄示甚感遂能不廢芻蕘之論尤見前輩忠厚之風

薛浪語集卷二十三

五

前事賴以有傳非小補也鄉間彼知舊閒有方輿記望爲經營一借如不可則已之君舉見告藏室中有越絕書未之見曩得其一二事未詳始末輒欲求假一尋繹之師友之目鄉來朋友閒嘗有見被者其知非是則亦已矣相知不在相奉寘人于鑪炭上非所以愛之也毋以驚世駭俗嗣音尙爾敬當回納勿訝某比以莆陽薦召雖辭不得命今不可復去矣尙遲報罷專圖一見旣所欲言

與趙漕書

某聞口言之道不以人之無言而廢其所當言亦不以身訥于言而默其所難言在人之爲言無所苟而已矧茲民之休戚利病結于下而弗達于上有真儒當道宣王化以風風俗言之者無罪而又能救其災若居令之職以身訥于言而默其所難言廢其所當言而從人之無言使民之

疾苦不得一聞于上而求息肩于下是亦何假于令爲之
令者不亦名教之罪人乎斯某所以竊不自量而敢言于
執事者湖右瘡痍甚矣武昌又其甚者遺民千戶非流移
轉徙則兵荒盜賊之餘偷生一時鮮知本業田萊不闢何
財之聚旱乾水溢之患仍歲有之令失職而行者踵相接
于途知安集勞來以稱明天子之德意者茲邑所罕見比
年戍兵屢勤蹂躪弗堪重以大治戰船作屯營于二千里
之外耕男遠役紅女下機二稔于茲不少休息而又鼠偷
侵寇生發不時居草莽閒無聊生者民羸若此爲邑奈何
禮法政刑所不暇及某嵬瑣之質于民事本非所長方此
效官敢不自盡而當凋弊窘急之次束于簡書撫字之心
廢爲殘暴禮德之道遷爲苛虐民失依賴夫奚告哉茲幸
自天恭遇某官執事以憂民之心副裕民之寄施不忍人
之政充博愛之仁弭節之初究求民瘼歸仁美德諒人皆
有之告病以民恐未有陳于執事之前者雖執事之賢下
車伊始民之困弊何自得焉可以言而不言某懼不自逃
於咎不敢自默廢所當言惟執事推愛物之心爲民深慮
藥其彫瘵使之休息固執事愛人之實非有待于猥吏之
言至于自快其私取容于上攘人之大利以給公家之小
利存人臣之小節而忘其大節是近時淺丈夫之所爲事
在某非敢爲亦不敢煩執事者之慮瞽言冒進惟執事幸
察其心

與王彥恭經略 耀

某頃者試令武昌伏承持節湖右名位遼絕執相萬也初
無蟠木先容之助又無曠閒半面之雅庭參一見卽蒙禮
異敬詔警策凡可以安全之者無所不至趨事之日雖淺

一邑之庇居多旣而台施行部荆南遂遷淮甸道出境上某適微恙弗克請違乃辱台翰撫存告以方藥未幾湖西旋旆獲于東坡江步一瞻台表恩恩訣去采用耿耿繼于鄂陵知後吏處領所賜教墨道左罕便旣不時報謝于今凡五閱歲而起居之問不一通于記史顏之厚矣負負何言自惟賦性迂疏拙于援上詒怒當路有矣能見亮者夫豈無之其閒亦有同舟遇風權相成濟利涉之後執合相忘獨于門牆初無絲髮之補在官則幘幪厦屋旣去則恩意綢繆非徒此也又以無似之迹爲延譽于士夫閒某非強交之人台座又非有資于某者睠顧如此未之前聞上論于古之人或可以一二數耳愚陋何以得此言之增愧然聞媚賢醜正寔繁有徒自分無以逾人虛名適足爲彘兼恐上負知人之鑒不可不察知我足矣何足爲人道哉

薛浪語集卷二十三

七

旣沐愛憐敢布以請昨承開府番禺倚眷方渥旋抗章高舉竟獲成命請祠之奏遂能自出機杼無所蹈襲其言直而不肆婉而成章當有識者知之眾人固不識也東坡侍見嘗聞君子餘論以爲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君子贏爲君子小人謬爲小人仰知將以教督其愚然亦有以卜知我公自處之地獨善可矣如天下何世衰道微士風馱敝藩垣使節其能不爲身計稱股肱耳目之寄如台座者不知其誰適用之才濟時之具況不祇此此何時也而猶侍祠于外得非明鏡寃于醜婦抑厲揭淺深之計固當然邪丑下雅多英雋之遊今無改舊俗否衡鏡平皎所得當日富也某里居待次經涉四年雖家徒四壁日憂糊口之不繼而單貧無事得以料理書學無當官箠楚患亦足以爲樂然性質凡下旣無簡書之畏而狂躁之態投閒復作尤一

身之累也金華闕期在明夏決曹雖事省于縣而人命所繫懼非智慮所及矧時有難易制不在己每一念此如負芒刺益知浮湛州縣今亦良難台座政爲吏師雅辱憐眷有可見教願與聞之某雖下材不敢不勉自同眾人敬以幅書通記伏幸台察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三

薛浪語集卷二十三

六

08211

